

第二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The 2n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of Project Learning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甲項) 文字報告 - 初級組 - 冠軍

Written Report - First Prize, Junior Division

迦密柏雨中學

Carmel Pak U Secondary School

「鶴佬在大元」

*版權所有，未能上載圖片

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 參考資料室

預約查閱，電話 2724 9009

第二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迦密柏雨中學
參賽者：呂明慧

顧問老師：吳耀華、胡樹昌老師

鶴佬在大元

文化
大元邨 ♥ 鶴佬人
存亡

大元邨鶴佬人的獨特文化及其存亡

報告撮要

大元邨在 1980 年建成，是大埔第一個公共屋村。而當時原居元洲仔的鶴佬漁民被政府優先安置，從魚角臨時安置區搬入大元邨，成為大元邨第一批住客。特別的是，這一批鶴佬人並沒有被周圍環境及其他本地人所同化，他們的傳統習俗仍有繼續保留，形成今日大元邨的一個特色。

由於大元邨是大埔鶴佬人最集中的地方，可謂他們的「基地」，大元邨亦是大埔鶴佬文化最濃的地方，鶴佬文化的縮影，所以本次報告我以大元邨為研習範圍。

這次研習中，我訪問了兩個曾居住大元邨的鶴佬人，莊李玉芬太太和徐向忠先生，及一位在 1981 年入住大元邨的住客曾彭潔英女士，又參考有關書籍，從大元邨鶴佬人生活和習俗的大小枝節，去探討大元邨鶴佬人各方面的文化特色。

我從大元邨鶴佬人各方面生活講述他們的文化特色及分析鶴佬人之所以能保留其習俗的原因。

工作方面，上一輩的鶴佬男性離開漁船後大多從事勞動工作；婦女多為家庭主婦。飲食方面，鶴佬人習慣較多進食海鮮。著裝方面，大元邨鶴佬婦女的傳統服飾是素藍色琵琶上衣襟及素黑色長褲，而且她們尤其喜愛佩戴精美的飾物。宗教方面，上一輩鶴佬人絕大部分信奉民間道教、佛教，即是觀音、菩薩、天后之類，他們很迷信。節日方面，鶴佬人特別注重的三個節日分別是清明節，天后誕和大王爺誕。他們很重視祖先是鶴佬本身的文化使然，亦是想祖先庇佑。天后誕和大王爺誕時，大元邨附近的風水廣場會搭棚，有大戲，巡遊等等慶祝活動，大元邨鶴佬人很多都很熱衷參與，還有一些鶴佬組織負責籌辦。節慶時，鶴佬人會製作傳統食物，例如菜茶。紅白事方面，鶴佬人婚俗跟中國傳統相近，但特別之處有二，第一就是他們在擺酒前一晚要吃閒餐，只招待最熟的親戚，還會在大元邨走廊煮食和吃飯；第二就是他們接新娘時會由穿傳統服裝及漂亮裝飾的新郎女性親戚佯裝划龍舟般往接新娘，改變了以前在水上生活時的傳統儀式。

然而，我在這次研習中亦發現，鶴佬人的文化未能傳承下去。在報告中，我亦會歸納出鶴佬習俗漸趨淡化的原因。

前言

就讀迦密柏雨中學的數年間，我不時都會聽見敲鑼打鼓的熱鬧聲音；偶爾往窗外一探，發現有一班人在校門外穿著色彩斑斕的衣裝，排隊拿著棍子在擦擦擦；隊首還有人敲著樂器、揮動樹枝帶領。回家說起，父親告訴我，那是鶴佬人結婚的儀式。鶴佬人，不是打魚的嗎？父親又說，數十年前，有一大批鶴佬人上了岸，就住在大元邨。數十年前上岸的鶴佬人，何以還保留其在水上的傳統呢？究竟他們的下一代還能承傳此獨特文化嗎？因此，在本次專題研習中，我希望探討大元邨的鶴佬文化及其存亡。

目錄

引言	P.1
一、大元邨人口	P.3
二、鶴佬人工作	P.3
三、鶴佬人飲食	P.4
四、鶴佬人著裝	P.5
五、鶴佬人宗教信仰	P.7
六、鶴佬人節日	P.8
七、鶴佬人紅白事	P.15
八、鶴佬人之所以能保留其習俗	P.19
九、鶴佬習俗之所以淡化	P.20
總結	P.22
附錄	
參考資料	P.22
訪問一	P.23
訪問二	P.39
訪問三	P.53
感想	P.69
鳴謝	P.71

引言

香港開埠後(1841)，大埔成為新界中心，新界理民府在此設立(1907)。¹自1945年8月香港光復後，大埔人口不斷增加。1950年代，政府著手研究在新界發展新市鎮的可行性，但由於缺乏財政資源，計劃未有進一步展開。1960年代初，香港經濟開始復甦，中國內地移民不斷湧入，政府面對龐大住宅和工業用地需求的壓力，遂決定有計劃地發展大埔。²1974及1976年，政府分別在大埔興建工業邨及公共屋邨。³1979年1月，大埔正式由原先的墟鎮一躍成為香港第二代第四個新市鎮。經過歷年發展變遷，大埔現已成為現在一個完善的新市鎮。

大埔成為新市鎮前，大埔本地居民多集中在大埔舊墟、太和墟等地，因為那兒的貿易及對外交通較發達。⁴大埔新市鎮大部分土地是填海地區；大埔元洲仔也在1970年代末因填海工程而與新界連成一體。⁵昔日大埔元洲仔除了是運輸船隻與漁船之集中地點，亦是鶴佬漁民的第二故鄉。⁶

鶴佬漁民在大埔有著長久的歷史，大埔的鶴佬是來自海陸豐及汕尾沿海的漁民。鶴佬漁民以蘇、徐、李、鍾、石五姓為主，在不同時期分批移居大埔，有些已經數代在大埔海域捕魚，有些在1949年後遷來，⁷也有不少是在1960及70年代才前來香港。⁸鶴佬漁民在大埔海面作業，集中居住在元洲仔附近；⁹他們大多數是住在船上，有些住在棚屋。

¹ 爾東：《漫遊新界東屋邨》(明報出版社)，P.90,91。

² 香港歷史博物館網頁：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downloads/teachingkits/tk_tunnel7.pdf

³ 蕭國健：《大埔風物志》(大埔區議會) P.20

⁴ 《新界規劃小冊子——大埔》規劃署：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press/publication/nt_pamphlet02/tp_html/hist.html

⁵ 該處現在為居屋宏福苑所在地。

⁶ 邱東：《新界風物與民情》(三聯書店)1992，P.34,35。

⁷ 1949年，國內內戰結束，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其中包括廣東的鶴佬人。

⁸ 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當時有一批來自惠來、潮州的鶴佬漁民遷港。

⁹ 廖迪生：〈洋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自《大埔傳統與文物》，P.92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 大埔區地圖，可見元洲仔方位；以前鶴佬人就住在這裏。

1971年11月，元洲仔大火，不能原地重建寮屋；政府將下坑山地撥予災民，是為魚角臨時房屋區。¹⁰1972年，新界政務司致函布政司，向政府爭取儘快在大埔收地興建公共屋村安置元洲仔艇戶，以配合十年建屋計劃。¹¹1977年政府全面清拆元洲仔，艇戶獲安排搬到魚角的臨時安置區。¹²1980年大元邨落成，魚角臨時安置區的鶴佬人正式搬到大元邨定居，成為大元邨首批住客。¹³

因此，大埔的鶴佬人最多就是住在大元邨，大元邨亦是鶴佬文化的縮影，很能保留及反映鶴佬文化的特色。

¹⁰ 星島日報 2-12-1971

¹¹ 香港總督麥理浩於1972年提出十年建屋計劃，1973年開始實施，旨在為180萬香港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單位；其意義在於改變過去香港政府對公共房屋重質不重量的態度；計劃亦配合新界新市鎮的發展，減輕因港九市區人口過份擠迫而形成的社會不安定。

¹² 亦有部份漁民遷往三門仔安置區。

¹³ 大元村是填海土地。1960年代初，大埔海岸線為汀角路，廣福橋對出已是大埔海。填海工程展開後，由汀角路向南填至現廣福道，而形成現在大元村的土地。

¹⁴ 香港歷史博物館，第三屆歷史照片研究比賽資料圖片：

http://www.welovehkasso.com/welovehkhist/activity/Activity_09_01_images/1+.jpg

一、大元邨人口

政府當時優先安置魚角臨時安置區的元洲仔鶴佬人，所以大元邨有很多鶴佬人；然而遷上大元邨的人除了鶴佬人，亦有大埔居民以及市區居民。

大埔人口移動及方向¹⁵

	1976	1981
移入	217	9707
移出	143	4844
淨移動	+74	+4863
主要移出目的地	新界其他地區	
主要移入原居地	新九龍	

從以上資料可見，在大元邨建成當時，大埔的搬入人口很多都是市區居民，尤其是原九龍居民。像此報告的其中一個受訪者曾彭潔英女士，就是與家人經政府申請而從九龍城的木屋搬至大元邨的；據曾太所說，大元邨建成時亦有一部分九龍居民。可想而知當時除了鶴佬人之外，還有好一部分本地人遷入。¹⁶

鶴佬人之所以被認出，通常是因為他們會與其他鶴佬人說鶴佬話。至於大元邨鶴佬人與非鶴佬人的比例，受訪者因所住大廈及樓層不同而有不同說法。曾住泰欣樓八樓的徐向忠先生表示一層樓隨時一半都是鶴佬人；一直居於泰欣樓十九樓的曾太亦說鶴佬人佔大元邨人口大概一半。另一受訪者，不是居於泰欣樓的前大元邨住客莊李玉芬太太（莊太），表示她居住的大廈較少鶴佬人，她居住該層有三戶鶴佬人，十多戶本地人。以上資料顯示出大元邨的鶴佬人口比例相對偏高，還很有可能達半數，解釋了為甚麼在大元邨會出現如此特別的鶴佬文化。¹⁷

二、鶴佬人工作

據三位受訪者所講，上一輩的鶴佬男性離開漁船後大多從事勞動工作，尤其是泥工及地盤工人。這一來是因為他們以前打魚，身體比較強壯；二來是因為他們以前在水上工作，較少機會接受教育。莊太說她大堂哥以前住船上，上岸時就有機會接受小學教育，徐生指他父親只在漁民子弟學校讀至小學二年級；可見當代鶴佬漁民教育程度不高，故上岸後較多投身勞動行業。他們之所以當泥工及地盤工人，大概只是因應當時社會正亟待建設，如起樓緩和人口壓力，建設地鐵發

¹⁵ 1976年香港人口普查報告: Hong Kong 1981 Census, Basic Table

¹⁶ 可參考訪問稿 (P.39, 40)

¹⁷ 可參考訪問稿 (P.30, 51, 52, 54, 63)

展交通等等，所以對這種職業需求較大。直到現在，他們仍然從事勞動工作，但除了地盤工作以外，因應其年紀漸老，健康情況益差及迎合社會需要，他們還可能做些渠務工作，例如維修路陷、爆水管等等。¹⁸

據莊太所說，上一輩的鶴佬婦女多數為家庭主婦。其一，當代社會仍然比較守舊，重男輕女，女性較少機會接受教育，出身漁民家庭者尤甚；徐生說，他母親根本沒機會接受教育，曾太亦表示有些鶴佬人根本不識字。這令她們就業有一定困難。其二，鶴佬家庭龐大。當代的鶴佬漁民生育十餘個兒女都視作等閒¹⁹；徐生說，他數不出他父母有多少兄弟姐妹，可見其家庭人口特別多。鶴佬婦女就要負責打理家中大小事務，照顧兒女，無暇工作；當時鶴佬男性大多從事勞動工作，收入不高，更無財力聘請傭人。而徐生說在1970到1980年代，香港工業尚盛行的時候，好多家庭主婦都會從太平工業村拿活兒回家做，幫補家計；這也算是上一輩鶴佬婦女的工作罷。²⁰

至於現在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鶴佬人，已經不再打魚，又有政府免費教育的福利，家庭背景與工作已經不再有直接關係，「鶴佬人」這個身份對其工作也再沒有任何影響。

三、鶴佬人飲食

基本上，鶴佬人的飲食跟一般本地人相差無幾；但由於上一輩的鶴佬人以前在船上生活時經常進食海鮮，所以他們上岸後仍習慣較多進食海鮮；莊太指，鶴佬人餐桌上天天都有魚。她又表示上一輩的鶴佬人亦特別擅長選購、處理、烹飪、品嘗海鮮；可見這也是鶴佬人鍾情海鮮的原因之一。²¹

另外，徐生及莊太均認為上一輩鶴佬女人特別擅長烹飪。這一來因她們多專職主持家政，以前經濟條件又不允許外出用膳，鶴佬女性多下廚，自然手藝更佳。鶴佬人較一般人更常於家

*版權所有

¹⁸ 可參考訪問稿（P.25，26，41，61）

¹⁹ 邱東：《新界風物與民情》（三聯書店）1992，P.34,35。

²⁰ 可參考訪問稿（P.25，26，30，41）

²¹ 可參考訪問稿（P.26，47，54，55）

中大宴親朋；鶴佬家族又較大，鶴佬女性常須要預備一桌桌豐富佳餚招待客人，廚藝自然不能遜色。²²

鶴佬人有自己的傳統食物，但由於製作繁複，所以只有在節慶等特別日子才會製作；故將此留待「節日」範圍討論。

四、鶴佬人著裝

衣著方面，大元邨鶴佬人平日服裝與一般住客無異，但在特別節慶日子及結婚時扒龍舟的活動時就會穿上他們的傳統服飾。

鶴佬女人的傳統衣服可見於右圖。²³款式先不作介紹，請看左圖客家的傳統藍衫²⁴——像嗎？

▲1940-60年代鶴佬婦女穿的人造纖維衫及棉質褲。

■客家藍色粗棉布大襟衫；清末（1863-1911）

其實這也反映了以前傳統鶴佬人跟客家人的關係。因為同出閩南地區，所以他們的文化也有相近之處。這份報告不涉及文化比較，所以不在這方面深入探討。不過現在真正還穿傳統藍衫的客家人已經少之又少；但在大元邨我們就不難看見穿傳統衣服的鶴佬人。

圖中可見，鶴佬婦女上衣較本地和客家婦女的貼身，袖長而窄，而且在最近幾十年來逐漸縮短，²⁵琵琶襟及素藍色則保留，成為今天的樣式。上衣沒有口袋是因為他們以前在水上工作，為避免東西掉進海裡，故不使用衣袋。如上圖，鶴佬婦女的褲子呈素黑色，也是保留了傳統。她們的服裝富民族色彩，而且較本地和客家婦女都要鮮艷。²⁶

鶴佬婦女特別喜愛佩戴精美的飾物（見下頁）：

²² 圖片由受訪者徐向忠先生提供；圖中可見，鶴佬人飲食與一般中國人分別不大：桌上有數碟海鮮，菜餚也很精緻，可證明上述說法。

²³ 圖片取自司徒嬌然：《羅衣百載——香港服飾演變》（市政局）1992。

²⁴ 圖片取自 <http://club.ntu.edu.tw/~hakka/dress/samkhu/images/samkhu/QV007.jpg>

²⁵ 司徒嬌然：《羅衣百載——香港服飾演變》（市政局）1992。

²⁶ 同上。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鶴佬人穿著傳統服飾，髮髻插著漂亮的釵。
(相片由莊太提供)

以上是她們以往日常的传统衣著打扮，而現在只是在特別日子穿著。在扒龍船或節慶時，她們除了穿上傳統衣褲，還會有些額外裝飾，留待「鶴佬人紅白事」及「鶴佬人節日」討論。就我所見及幾位受訪者的意見，鶴佬人的著裝都是特別漂亮而且有特色的，更保留了其以往的文化。²⁷

據曾太及莊太所說，鶴佬女人的傳統服裝會在她們長大成人時，由上一輩鶴佬親戚負責訂造。誰負責張羅訂造服裝的事宜，並沒有慣例；據徐生所講，只要是女性親戚，均有義務負責此事，尤以關係較密者為然。²⁸

至於女孩子多少歲才有自己一套傳統服裝，亦沒有規定。只是迫身體長成才訂製，避免將來不合穿。²⁹

她們一般會北上深圳，找間手藝好的店鋪製造。要北上深圳，是因為那兒一般布料選擇多、質料上乘、價錢相宜。³⁰

另外，鶴佬家族不會為嫁進來的女人特意製造一套傳統衣服；但如果她要參與一些傳統家族活動，鶴佬親戚大概就會為她準備一套衣服。徐生說，他太太現在也沒有傳統鶴佬服裝，但在他弟弟結婚時，徐太作為關係較密的親戚，應該會因為要參與「扒龍舟」此婚俗儀式而獲得一套。³¹

²⁷ 可參考訪問稿 (P.43,55)

²⁸ 可參考訪問稿 (P.29+3,55)

²⁹ 可參考訪問稿 (P.43,44,68)

³⁰ 可參考訪問稿 (P.43,56)

³¹ 可參考訪問稿 (P.29,56)。「扒龍舟」是鶴佬人特有的婚俗儀式，一般由新郎女性親戚負責，需要穿傳統服裝，在陸上佯裝划龍舟般往接新娘，是改變了以前在水上生活時划船接新娘的傳統儀式，稍後於「鶴佬人紅白事」會詳細介紹，現在可參考資料十的圖片。

鶴佬女性特別重視打扮，從稍後不少活動相片可以看出，她們每每綻放著燦爛的笑容，打扮得花枝招展；可見鶴佬女性很享受傳統打扮，毫不介意別人眼光。此外，這也是鶴佬人重視群體的象徵；正如同同一學校的學生有統一的獨特的校服，鶴佬人也有自己一套服裝，展示並增強了他們的團結。

而據三位受訪者所講，鶴佬男人及小孩子並無特別服飾。³²

五、鶴佬人宗教信仰

上一輩鶴佬人絕大部分信奉民間道教、佛教，即是觀音、菩薩、天后之類。徐先生指，上一輩鶴佬人甚麼神都拜的；曾太則說，上一輩鶴佬人甚麼事都拜神的。³³

*版權所有

由左至右分別是天后，菩薩和觀音。³⁴

的確，他們很多活動都與其宗教有關。不論是習俗儀式、節日活動、乃至日常生活，不少都跟信仰有關；例如其婚禮要擇吉日，隆重其事慶祝諸神誕（大王爺誕、天后誕）等等。莊太表示她跟親戚疏遠主要是因為信仰不同（莊太是基督徒），亦反映其實宗教信仰在鶴佬人生活中佔異常重要的地位。

他們拜的神多而不定。除了觀音、菩薩、天后，徐先生表示，他們就是連黃大仙都拜。又，上一輩鶴佬人家中多有神位，供奉已逝先人。莊太及徐生均表示，該神位會每年被移交至其中一個兒子那裡予以安置；若果是曾祖父母或更早的先

³² 可參考訪問稿（P.43, 44, 68）；以往鶴佬小孩有節慶的傳統衣裝，將於「鶴佬人節日」談及。

³³ 可參考訪問稿（P.32, 45）

³⁴ 圖片摘自網頁：<http://www.master-fate.com/modules/tinyd10/print.php?id=4>（天后）
<http://www.rushiwoven.org/category-06-8-004.jsp>（菩薩）
<http://www.lama.com.tw/content/people/index2.aspx?id=600>（觀音）

人，可想而知會是很多個大家庭輪流擺放，不是件簡單的事情。³⁵

三位受訪者都強調，鶴佬人是特別迷信的一個族群。徐生說，「譬如上一輩，我的舅母，迷信到看某人甚麼生肖，所謂流年吉不吉利，來決定去不去親戚大壽；去飲宴不去都要排八字，相沖就不去飲宴……」；他又指，上一輩鶴佬人會問米，³⁶又會在孩子小的時候把他上契觀音，³⁷而這些都是很平常的東西：「我認識很多舅母、姑姐都很迷信這些的。」可見這是上一輩鶴佬人中很常見的事情。³⁸

從以上可知上一輩鶴佬人是很重視信仰的。究竟為何他們要拜神呢？曾太、莊太都說，這是希望祖先或神佛保佑他們及親戚健康平安。他們以前出海，每每面臨著未知的威脅——若果一個大浪掩至，性命就隨時不保。故此，他們唯有靠信民間神佛而得到安全感。至於為甚麼要信這些信仰而非其他呢，就是因為上一輩鶴佬人知識基礎較差，所以容易受中國通俗單純，又容易接觸的民間偶像影響而信奉諸神諸佛。又，他們以前出海打魚，所以特別重視管海的天后。³⁹

現在新一代鶴佬人已經有完整基礎教育，少說也讀了十幾年書，加上沒有以前出海打魚的經歷，對宗教也不那麼熱衷而嚴謹。據三位受訪者所說，年輕一代的鶴佬人已經不再在乎拜神；他們一般不會主動拜諸神佛或諸先祖，即使有時在要拜神的場合（例如掃墓時），他們也只是會在長輩要求下按著儀式而行，受外來壓力影響而拜神，並非相信它們靈驗。徐生亦表示，可能有些鶴佬人認為搬神位很麻煩，但當每個人都按這些約定俗成的儀式而行，就很難不順從。一些有其他宗教信仰的鶴佬人（例如皈依基督教的）就更加不會拜神，反視之為「民間偶像的敬拜」。⁴⁰

六、鶴佬人節日

並沒有節日是單單屬於鶴佬人的，然而有些節日是鶴佬人特別重視的。以下我將說到三個傳統節日，分別是清明節、天后誕及大王爺誕。

清明節

鶴佬人很注重清明節，掃墓是指定動作。他們的祖先多安葬在一個大埔原居民墓地，在大埔三門仔數個背山面海的山頭；⁴¹他們去掃墓就會上那個山頭去掃。

整個家族很多親戚都會出席掃墓，尤其是輩份高（而未去世）的男丁；由於人多，據徐生所講，他們會乘計程車去三門仔，然後坐一艘馬達快艇經吐露港往

³⁵ 可參考訪問稿（P.31,32,58）

³⁶ 問覘俗作問米，是一種中國傳統通靈行業。靈媒多數為年老的婦人，俗稱問覘婆（問米婆），受聘於客人而把指定靈魂附於自己身上，與客人對話。

³⁷ 一傳統祈福習俗。父母為求嬰孩健康成長，便將嬰孩過契給神靈，祈望護蔭其兒女。

³⁸ 可參考訪問稿（P.32,33）

³⁹ 可參考訪問稿（P.32,33,44,57,59）

⁴⁰ 可參考訪問稿（P.31,32,45,57,58）

⁴¹ 資料自新聞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113/00176_099.html

那兒，要張羅打點，很大陣勢的。據莊太說，掃墓後他們還會以團聚之便吃一頓飯。⁴²

莊太表示，叔父一輩是一定要去掃墓的；徐生也說，這年他無法出席掃墓，他父親很不高興；曾太亦言鶴佬人很重視掃墓，可見拜祭祖先對上一輩鶴佬人十分重要。之前說到每年移交的神位，據莊太說，就是在清明節那一天。⁴³

為甚麼他們這樣重視祖先呢？據徐生所講，鶴佬人的文化本來就是強調敬重先人的，而掃墓便是他們表示尊重的方法。另外，如上所說，拜祭先人亦是想祖先庇佑。⁴⁴

然而這一代呢？莊太指，她這一輩的鶴佬人已經不那麼重視掃墓；徐生亦說到他這一代的鶴佬人已明顯不那麼重視祖先了。這是因為他們受基礎教育，知識較多，理解很多事情時都有所不同，不會盲目跟隨傳統。⁴⁵

大王爺誕

農曆五月八日的大王爺誕，是大埔鶴佬漁民的最大規模的節日慶祝活動。⁴⁶大王爺本來是一個在元洲仔以鋅鐵蓋的小社壇，1989年重修擴建，成為一間廟宇。大王爺誕期間，居民會把大王爺的神像送到戲棚的神棚來看戲，各人又可以前去供奉。⁴⁷神功戲在五月初六開始，首幾天上演粵劇，然後是鶴佬戲。這樣，神棚便變成為一間臨時的廟宇。⁴⁸除了唱戲，各花炮會（通常有十多個）舞著獅子或金龍把花炮分別送回神棚，花炮中的小神像便與大王爺神像一起放置，爾後抽籤再分配花炮。另外，還有很多大王爺的祭品，有全豬、水果等等，以紅色的架提著排隊送來。

由於大元邨的鶴佬漁民來自元洲仔，以前一向有拜大王爺，所以上了岸仍然會拜祭，成為習慣。我曾看見過鶴佬人祭品隊伍在大元邨前進，幾十人排著隊，穿著傳統的衣衫，手提著祭品，場面甚是壯觀。

慶祝大王爺誕每年經費耗資過百萬元；鶴佬五姓漁民每人每年都要捐出60塊作為慶祝寶誕的經費，餘下的則由區內人士及大王爺廟的香油錢贊助。⁴⁹舉行寶誕慶祝活動期間，五姓漁民都會聚首一堂，故整個大埔都會很熱鬧，酒樓均座無虛席，各個街市的燒豬、包點、生果亦會被搶購一空，可帶動區內經濟。據有

⁴² 可參考訪問稿（P.30,58）

⁴³ 可參考訪問稿（P.30,57,58）

⁴⁴ 可參考訪問稿（P.31）

⁴⁵ 可參考訪問稿（P.32,57）

⁴⁶ 上世紀初本港曾爆發鼠疫，大埔五姓漁民的先祖獲悉一條村落因供奉大王爺而未有遭逢鼠患，便請大王爺來到元洲仔，並於島上建立大王爺廟作供奉，祈求大王爺保佑該處風調雨順。自此，元洲仔每年都會慶祝大王爺寶誕。

⁴⁷ 從前，戲台是蓋搭在廟宇的前面，讓廟裡的神明欣賞；現在廟宇前已經建築了高速公路（廟宇鄰近吐露港，廟前就是吐露港公路），沒有空間蓋搭戲棚，戲棚便蓋在大埔舊墟的風水廣場，僅隔大元邨一道馬路。

⁴⁸ 廖迪生：〈浮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自《大埔傳統與文物》，P.100,101

⁴⁹ 在2011年時，該等大埔鶴佬漁民有1.3萬丁（包括男女）。

報章估計，大小商戶 2011 年在該段期間的營業額共約 500 萬。⁵⁰

以上可見，大王爺誕是鶴佬人，包括大元邨內鶴佬人的大事，更是他們相聚的時間。徐生表示，要不捐那 60 塊，除非脫離鶴佬關係。雖然可以不交錢，但多數家庭都會順從這個慣例。而交了錢的會獲得門票，屆時可以入場看大戲。負責組織「大埔元洲仔大王爺神廟管理演戲委員會」會透過長輩聯絡那一萬多鶴佬人並收錢。例如徐生說他會聽父母說到，又要收錢了；可見長輩是鶴佬人網絡的中心，他們族群聯繫非常緊密，依靠個人關係來維繫亦十分注重大王爺誕。⁵¹

而新一代鶴佬人多不緊張大王爺誕，前述已備。⁵²

*版權所有

▲花炮會成員合掌拜祭，他們全部都是年紀大的鶴佬人，婦女穿著傳統服飾。

*版權所有

▲花炮會成員合掌拜祭，祈求大王爺保佑。

*版權所有

花炮會成員及祭品。

天后誕

天后誕在農曆三月廿三日，是鶴佬人極為重視的節日。每年天后誕，在天后廟旁邊，只隔一道馬路的風水廣場都會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本年天后誕提早在三月十九日星期日慶祝，以方便大眾。我在那天訪問了位於大元邨，鄰近風水廣場的香油店（順發行）負責人。她表示天后誕時生意顯著增加，而顧客多數都是鶴佬人及附近居民，「鶴佬人會買東西賀誕」。可見大元邨鶴佬人特別重視天后誕。鶴佬人在船上時已經習慣拜祭天后，認為天后靈驗，所以現在仍然保留這個習慣，每一年都去拜祭它。但如上所述，曾太亦提到，新一代鶴佬人不會拜祭天

⁵⁰ WE 周報：〈百年傳統庇佑元洲仔風調雨順 大王爺寶誕五姓漁民聚首慶賀〉9-6-2011

⁵¹ 可參考訪問稿（P.33,34,57）

⁵² 資料十二至十四的相片自廖迪生：〈浮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頁一百

后。拜祭天后及參與相關活動的鶴佬人全部都是上了年紀的。⁵³

往年天后誕，風水廣場都會搭戲棚，有小買賣，有戲看，非常熱鬧。但今年天后誕就沒有搭棚唱戲。

*版權所有

今年天后誕的牌匾，放在天后廟右面。攝影時為上午十時半，而圖中可見，已有煙冉冉升起，香火頗盛。

這又是大埔老一輩鶴佬人團聚的一個時間；他們可以一起到天后廟拜祭，觀賞「天后寶誕祈福巡遊」，參與其他慶祝活動。「天后寶誕祈福巡遊」中，其中一個巡遊隊伍是大埔漁民婦女會，鶴佬人會表演扒龍船賀誕。據表演者說，表演扒龍船的成員來自大埔不同角落，「大元邨又有，運頭塘又有，廣福又有」，是大元邨鶴佬與其他地方的鶴佬一起聯繫的活動。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鶴佬人在扒龍船賀天后誕，場面熱鬧。

⁵³ 可參考訪問稿 (P.45)

*版權所有

在風水廣場對出的馬路，表演扒龍船的鶴佬人約有二十個，全部是上了年紀的鶴佬婦女，一人在前頭敲鑼帶領，大家開心撐著，旁邊市民感興趣地圍觀及攝影。

*版權所有

請細看他們漂亮搶眼的節日服飾。他們表示，這都是在自己的家附近，跟姨媽姐姐一起訂做的。

除了鶴佬婦女外，讓我們看看其他協辦的組織：三十一個協辦團體當中，除了大埔漁民婦女會，還有「大王爺神廟」、「香港風火堂國術協會」、「羅山派徐生洪國術協會」等等。「風火堂」屬羅山派，是一個由鶴佬人贊助成立的組織；「羅山派徐生洪國術協會」是宣揚鶴佬人武術的一個團體。可見天后誕與鶴佬人真的息息相關。巡遊當天，我在大元邨到處也聽見鶴佬話，觀賞巡遊的有不少也是鶴佬人。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1950-70年代鶴佬男童在節日所穿的棉質背心及褲子。

戴節慶帽子的鶴佬小童。

三項資料均取自司徒傑編：《區衣百載——香港服飾演變》（市政局）1992。

1950-70年代
鶴佬女童節日服飾。

撇開上述三個節日，以往鶴佬小孩有節慶傳統的衣裝，如下圖：

大概是因為這些服飾紋樣較鶴佬婦女衣褲複雜，當時那一批上岸鶴佬的孩子又已經長大成人，這些服飾並沒有繼續傳承，已經不再出現了。

不過，鶴佬女人在節慶時會特別悉心打扮，尤其是其頭飾，十分精美。曾太亦直言，她們的衣服打扮，很漂亮。⁵⁴

⁵⁴ 可參考訪問稿（P.43）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鶴佬婦女佩戴的髮簪

1960年代

金屬

鶴佬婦女在節慶時所戴插上飾物的頭簪。

(左) 縱:16厘米 橫:18厘米 (右) 縱:17.5厘米 橫:16厘米

這些髮簪綴以雀鳥、蝙蝠、蝴蝶等各種吉祥飾件，栩栩如生，每逢節慶，婦女便把它們插在頭上，走起路來搖曳生姿。

摘自香港歷史博物館

據徐生及莊太所述，鶴佬人在節慶時會弄製一些傳統食品。有些大元邨的老一輩鶴佬女人會街上（譬如公園角落）弄米通，預備過年享用，亦會送給親戚。她們會找個大爐，用木材生火，很大陣勢，認識的人還可以給錢她們幫忙弄米通。以前有的人就會在大元邨的走廊弄米通，但同樣由於規管緊了，就移師至街外。至於為何不在家中弄呢，就是因為她們認為用木材生熊熊大火製作出的米通特別可口。⁵⁵

另外，鶴佬人還會弄茶果及發糕過年；他們認為，發糕發得越多，開口越好，那一年就越會富貴。還有，鶴佬的蘿蔔糕有別於一般於茶樓所吃的；那在未煎前是一堆蘿蔔絲及很多不同材料，例如蝦米這些香口的東西，而不是一底底的。鶴佬湯圓也比一般湯圓大很多。⁵⁶

鶴佬人特別的煎蘿蔔糕。⁵⁷

*版權所有

⁵⁵ 可參考訪問稿 (P.26,27,65,66,67)

⁵⁶ 可參考訪問稿 (P.26,65,66)

⁵⁷ 圖片自網頁：<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9045156>

*版權所有

一碗菜茶。

徐生表示，大元邨鶴佬人在節慶時還會有飲菜茶的傳統。⁵⁸菜茶的材料有很多，例如門簾、馬鮫魚、豬肉、鮮蝦、小銀蝦、蒜、蔥、芹菜、菠菜、生菜、紹菜、芝麻、花生、荷蘭豆、炒米、胡椒粉等等；在清潔預備材料之後，放入熱鍋裏或炒或煮，最後將所有菜餚都倒進鍋裏，以大雜燴方式混合來炒。另外，還要將已磨碎的茶葉（茶末）倒入沸騰的水裏，放下少許鹽，煮成釀茶。之後要吃的時候，就把菜餚加進釀茶中，還可以自己加點切碎的芫荽、半夏，炒花生、芝麻、炒米等等食材。⁵⁹飲菜茶雖然很美味，但預備工夫是十分複雜的，所以鶴佬人只在節慶時製作。

然而，莊太表示，她那一輩的鶴佬人已經不懂弄製節慶傳統食品。⁶⁰

七、鶴佬人紅白事

紅事

大元邨鶴佬人的婚俗基本上跟本地人傳統大同小異，會有算雙方八字，擇日等等程序；但很特別之處之一就是他們在擺酒前一晚還要吃閒餐，只招待最熟的親戚，飯菜豐富。以往閒餐都是在家裏煮，由於親戚較多，飯菜又很豐富，閒餐甚至會在走廊煮及吃。一般公共屋邨的走廊是不容許煮食的，但大元邨的管理員及住客都已經看慣了鶴佬人這種行為習慣，而不會加以阻攔。因此這是大元邨特色之一，別處很難看到。圖片中可以看到，一班鶴佬女人在大元邨走廊煮及吃閒餐，有的還穿上傳統衣裝，食物也很豐富。⁶¹（圖片由徐生提供）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⁵⁸ 可參考訪問稿（P.26）

⁵⁹ 蔡子傑：〈香港風物志〉第十二章，第六節

⁶⁰ 可參考訪問稿（P.66）

⁶¹ 可參考訪問稿（P.59,27）

*版權所有

據三位受訪者所說，傳統上鶴佬人結婚的筵席都是自己預備、烹飪的，但因為上一輩懂煮傳統食物，豐富菜餚及鮮美海鮮的鶴佬人年紀益大，體力彌差，年輕一代又不太懂傳統烹飪，所以現在他們都會光顧茶樓為多。徐生說，鶴佬人結婚要吃很

多頓飯的，動輒一星期都要預備招待親戚。⁶²

順帶一提，據徐生所說，鶴佬人擺酒是絕少聯婚的。這是因為鶴佬人家族大，親戚多，很難有足夠位置聯婚。又，鶴佬人結婚時，相熟親戚的禮金特別高。徐生說，「我堂弟結婚時，我爸爸一家人的禮金過萬，我姑姐全都幾千塊幾千塊給我伯父的」這是因為一來他們重視家族關係，大家的關係特別緊密；二來，鶴佬人又重視面子。莊太亦認為鶴佬人重視面子：「大時大節都想好好看看；鶴佬人不是特別有錢，但一些大時大節就一定禮節做足。」「不過當然，你收下別人這麼多，以後你親戚兒女結婚，你同樣要給這個份量的封禮別人；禮尚往來這般。」雖然如此，鶴佬人有時暗地裏也會埋怨又要給這麼多禮金，很有趣。⁶³

另外，鶴佬人最為人所知的特色，便是其結婚儀式之一的岸上扒龍船。以前每當鶴佬漁民舉行婚禮時，新郎的女性親屬便會用一艘舢舨把新娘接過來，因為他們的習俗是不可以揚帆，那些女性親屬便每人用一枝槳把船划到女家的船隊，興高采烈地把新娘接過來。⁶⁴鶴佬漁民搬到岸上居住後，保留了由男家女性親屬接新娘的安排，她們二人一欄排開，划動著色木板(借代船槳)排成雙行，⁶⁵像在

扒龍舟一樣，隨節奏起舞，緩緩踏步向前，有如小艇般前進，呼聲振天，還會跺腳以顯示氣勢。⁶⁶在前面指揮帶領的除了鼓樂如鑼、鼓、鈸，還有彩旗或樹枝。在大埔最常看見扒龍船的地方，大概便是大元邨了。

據三位受訪者所說，鶴佬人極享受扒龍船。⁶⁷大元邨的鶴佬人多會選擇在本校(迦密柏雨中學)校門外為扒龍船的起點，因為那兒是馬路，但極少有車輛出入。就我在本年一月七日所見於本校門外的扒龍船，鶴佬人有的帶著假髮(不同顏色的爆炸頭)，有的帶著鴨舌帽，還有一個領頭者戴著灰老鼠形象的帽

*版權所有

大元村鶴佬人多數在此扒龍船，由箭頭末端扒到目的地。(截圖自谷歌地圖)

⁶² 可參考訪問稿(P.27,60)

⁶³ 可參考訪問稿(P.27,67)

⁶⁴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福佬龍船舞」展板。

⁶⁵ 那是漆上對比色彩間條的木板——一片沒有厚度的木條，通常為紅黃相間。亦有少數參與者揮動鮮色的扇子取代木板。

⁶⁶ 廖迪生：〈浮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自《大埔傳統與文物》，P.103

⁶⁷ 可參考訪問稿(P.27,49,55)

子。他們全都穿著藍色的傳統衣服和黑色的褲，部分人還會穿著下頁所示的服裝：

*版權所有

資料二十九：鶴佬龍船舞者所穿著飾有彩珠、珠片及響鈴的圍裙。

*版權所有

資料三十：鶴佬龍船舞者所戴飾有彩珠的帽子。

這些裝飾是鶴佬人傳統上已有的，但沒有指定的紋樣、款式，相同之處為其色彩都很鮮豔奪目。以下是大元邨內鶴佬人扒龍船的圖片。據我觀察，上一輩的鶴佬人在扒龍船時會繫如圖中所見的與節慶時相仿的髻，插上多支釵，較年輕的鶴佬人就會繫不同髮型。⁶⁸

*版權所有

資料三十一：鶴佬龍船舞者所穿著的飾有彩珠、珠片及響鈴的口圍。

*版權所有

⁶⁸ 髻有的是假髻；釵有的是真金，有的不是。

鶴佬人在大元邨扒龍船。（相片由徐生提供）

莊太表示，她的堂哥、阿叔等等男性親戚都會參與扒龍船的。就我親眼所見，該場扒龍船亦有三位鼓樂的男子。莊太還說，參與扒龍船的男性親戚會穿些很漂亮、很閃的背心；而其服裝及參與扒龍船的行為都不是傳統來的。可以看出，一來，扒龍船這活動著重開心參與多於保留傳統；二來，扒龍船不只是鶴佬女性的專利。但籌辦這場活動，則是鶴佬女性負責的。⁶⁹

她們是如何安排扒龍船活動的呢？首先，她們一定要通知親戚，聯絡幫忙扒龍船的事情。其次，她們還會張羅服裝的事宜。她們會為要扒龍船而未有傳統服裝的女性準備一套衣裝。⁷⁰若果想隊伍更漂亮，她們還會特意訂製一些像制服般整齊劃一的傳統衣褲，扒完龍船後衣服就是屬於該親戚的了。至於扒龍船特有的裝飾物，據莊太所說，他們會在很早之前就聯絡租借服裝。⁷¹聯絡甚麼人租借及收費等等，莊太並不清楚，可見上一輩鶴佬女性參與籌畫為多。另外，我還看到扒龍船活動中有一頭舞獅，想必也是借回來的；這亦顯示出，籌備扒龍船的確是不簡單的事情。⁷²

鶴佬人是怎樣學會扒龍船的呢？由於扒龍船很容易學習，參與者從以往旁觀扒龍船的經歷裏就已經學會，不需專門訓練。徐生甚至打趣道「其實你看完後也可以的，只是你有沒有膽子在街上做這樣的事」。⁷³

鶴佬人真的有那麼多親戚組龍船隊嗎？鶴佬人以前是漁民，上一輩的親戚十

分多，組龍船隊應該是沒問題的。莊太表示「多有多撐，少有少撐而已。看條龍有多長而已」，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問題。另外，徐生提到有的參與者是專業來的：「有些不夠親戚扒（龍船）的，可以給點錢，封個紅包給老一輩懂扒（龍船）的，請她們幫忙」。⁷⁴

*版權所有

▲一班鶴佬女人穿著傳統服飾出席婚宴，大概剛扒完龍船。相片由莊太提供。

⁶⁹ 可參考訪問稿（P.56）

⁷⁰ 這裏指第四節「鶴佬人著裝」中所寫鶴佬女性以往日常的傳統打扮，可參考該節，現不贅述。

⁷¹ 他們租借的包括頭飾、圍裙、木板等等。

⁷² 可參考訪問稿（P.55,56）

⁷³ 可參考訪問稿（P.28,48）

⁷⁴ 可參考訪問稿（P.56,27）

白事

鶴佬人的多用道教儀式處理身後事。徐生說，鶴佬人的喪禮動輒花十多二十萬。錢就花在請親戚吃飯、打齋、棺木、土葬等等事情上：「他們覺得，這樣就代表著尊敬父母」。另一方面，徐生表示，這也是鶴佬人愛面子的表現。曾太亦指，鶴佬家族有人過世時，很多人會去拜祭，很尊重死者，喪禮很隆重。⁷⁵

八、鶴佬人之所以能保留其習俗

鶴佬人之所以能保留其習俗，主因是他們的凝聚力很大。

先說鶴佬之家族凝聚力之所以大，歸因有三：

第一，鶴佬家族龐大。我在第二節亦提到，不贅述。⁷⁶其家族很龐大，家族凝聚力亦理所當然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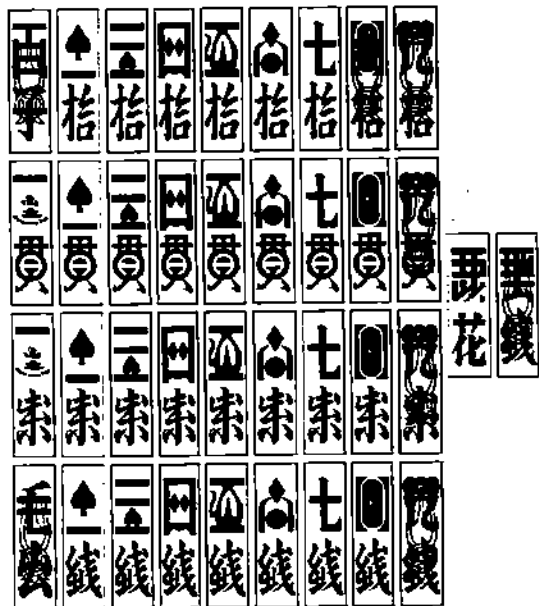
第二，鶴佬人上樓之前的生活方式。據莊太所講，鶴佬人還未上岸時在船上，是未分家的；即是祖父母作主，東西共用；交家用（家庭日常費用）給祖父母之後，飯就一起吃，要錢就問他們拿。直至住上大元邨，大家族才正式分散為不同

小家庭，財政獨立。由於以前親戚間經常接觸，又莊太指「以前媽媽幫伯娘照顧過她女兒，媽媽又有份照顧堂姐。」等等，互相幫助，所以他們是特別熟絡的。⁷⁷

第三，鶴佬人與親戚一同搬進大元邨。由於政府優先安置魚角安置區的鶴佬人，所以他們的親戚絕大部分都住在大元邨；徐生所說「我大伯住我旁邊單位；我一個姑姐住樓上，另一個住樓下，我的叔父們又住樓上……」，「我們家族都住同一幢樓」之類的情況於大元邨的鶴佬人絕對不罕見；莊太表示「親戚們大家都是住大元邨」，曾太亦有「鶴佬人的親戚全部住大元邨」之語云云，可見鶴佬人縱使已經分家，仍然住得很近，有助維持緊密關係。⁷⁸

另外，鶴佬人族群凝聚力之大，推其故有二：

第一，徐生及莊太都表示，上一輩鶴佬人的生活圈子絕大部分都是鶴佬人。他們總是常常能說出個疏堂親戚關係，或是「搭上搭」認識的。加上他們共同的文化、習俗，「鶴佬人」這個身份總令上一輩的鶴佬人特別熟絡。例如鶴佬人之間



上一輩鶴佬女性經常玩的客家六虎牌，全副三十八隻。⁷⁹

⁷⁵ 可參考訪問稿 (P.32,43,67)

⁷⁶ 可參考本報告第三頁頁首。

⁷⁷ 可參考訪問稿 (P.60)

⁷⁸ 可參考訪問稿 (P.24,41,54)

的溝通就會用鶴佬話，份外親切。又例如上一輩鶴佬女性是家庭主婦，閒暇時會聚在一起玩一種細長的特別的客家紙牌，賭點小錢。⁷⁹

第二，鶴佬人有關於自己祖宗結拜的說法。大埔鍾姓、石姓及徐姓相傳，南宋末年宋帝昺逃難，在惠東墮海，七姓的成員一起拯救了宋帝昺，還結拜為兄弟；其中鍾、石、徐三姓遷來了大埔。⁸⁰這個傳說令鶴佬鍾、石、徐三姓關係更緊密，鶴佬族群凝聚力更大。

可見鶴佬家族及族群凝聚力都很大。加上鶴佬傳統是強調尊敬長輩的，三位受訪者都提到此點。譬如莊太提到他們看見長輩一定要稱呼，有家族聚會時吃飯都要分男人、女人、小童各一桌，很講尊卑。又譬如其每年移交神位的行為及對喪禮的重視，可以看出此特徵。如此，鶴佬晚輩較敬重長輩，自然會依從祖宗之法，或在長輩壓力下依從，不敢有違。譬如莊太是基督徒，但在他弟弟中國宗教特色重的結婚儀式中仍要負責扒龍船，可見鶴佬的傳統習俗幾乎算是務必要參與的。⁸¹

鶴佬凝聚力如斯大，又傳統強調依從長輩，自然很多鶴佬人會依循傳統習俗，上了岸也不改變。又他們家族大，住得近，舉辦傳統活動也更容易；如扒龍船就需要較多親戚。

以上便是鶴佬人之所以能保留其習俗的原因。

九、鶴佬習俗之所以淡化

從不同方面看（如對宗教信仰的熱衷），鶴佬習俗都在淡化，以下我將會分析此現象。鶴佬習俗之所以有淡化趨勢，簡單來說，就是上述第八節鶴佬人能保留其習俗的原因都因社會情狀變化及下一代鶴佬人經歷不同而開始彌消。

其一，現在鶴佬人已經上岸，下一代也是一個起兩個止，並不會多生。譬如徐生有一個女兒，並且不打算再生；⁸²莊太只有兩個兒女。

其二，有關鶴佬人上樓之前的生活方式，其實只是上一輩鶴佬人的經歷。鶴佬人於1971年尾，即四十二年前搬入魚角臨時房屋區，結束打魚生活；即是現在四十歲的鶴佬人已經對水上生活毫無經歷。四、五十歲的也許只有模糊印象。所以他們以前未分家的生活並未令下一代的鶴佬人凝聚力更大。

其三，隨着下一代鶴佬人因結婚或其他原因搬走，在各地開枝散葉，大元邨的鶴佬人口已經漸漸減少。為甚麼大元邨仍然是最容易看見鶴佬人習俗的地方呢？這是因為老一輩鶴佬人還留在大元邨，大元邨的鶴佬人口仍然較多，大元邨仍是鶴佬人舉辦活動的中心。鶴佬人在各地開枝散葉，不像以前搬住得很近，凝聚力比起以前有所下降。像徐生及莊太就已搬離大元邨。

⁷⁹ 曾太說，她們賭錢都只是賭五角，很少的；這特別的娛樂亦再次揭示了鶴佬族群以前與客家族群交流之密切。

⁸⁰ 廖迪生：〈浮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自《大埔傳統與文物》，P.102

⁸¹ 可參考訪問稿（P.61）

⁸² 可參考訪問稿（P.30）

其四，下一代鶴佬人已經不在意那些「疏堂」親戚關係，很多還說不出疏堂親戚的稱謂，其生活圈子大部分都已經是非鶴佬人。之前說到，鶴佬人之間用鶴佬話溝通，份感親切；但莊太及徐生這一代已經不懂說鶴佬話，只懂聽；而他們的子女都完全不曉鶴佬話了。另外，上一輩鶴佬女性愛玩的客家紙牌，下一代都不會玩。可見下一代鶴佬人之間特有的共通點大都已经消失，相處比起上一代少，鶴佬凝聚力隨之彌減。⁸³

其五，他們不會輕易相信傳說，對祖先結拜的關係亦不很重視。因此鶴佬人有關於自己祖宗結拜的說法，對下一代的影響力亦不那麼大了

其六，雖然鶴佬傳統強調尊敬長輩，但兩代表達方式卻不同。下一代表達尊重的方式，是否絕對服從呢？會否仍是熱衷於移交神位，燒香拜祭先人，拜神祈求他們平安呢？未必是。很多鶴佬人，如莊太及徐生此類，有良好教育，對很多傳統都會有所保留，有自己獨立思考判斷。老一輩鶴佬人習慣的方式他們不會盲目依循，所以鶴佬的習俗沒能在下一代保留。

由此可見，經歷迥異及社會情狀變化是下一代鶴佬人不再繼承上一代鶴佬文化的原因，而只是在長輩壓力影響下跟從其做法。例如他們沒有打魚經歷、不會拜天后，不懂烹飪傳統飯菜；有知識基礎，不會迷信，多不會信諸佛神，連帶喪禮方式不同，又不熱衷於宗教節日（如天后誕、大王爺誕）；不負責訂造傳統衣服，不負責張羅扒龍船的事情……大概再過數十年，老一輩鶴佬人去世後，這些傳統便會漸漸消失。

⁸³ 可參考訪問稿（P.36,42,48,56,62,63）

總結

大元邨是大埔鶴佬人（尤其是老一輩）最多的地方，因此亦是鶴佬文化集中點。我已闡述大元邨鶴佬人各方面的生活習慣及文化特色。

這種獨特的文化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當初鶴佬人上岸，帶來水上的鶴佬文化在大元邨；而這文化又因種種複雜因素得以在該批鶴佬人中保留。然而，由於下一代鶴佬人已經沒有水上的經歷，又因大埔在這數十年的社會情狀改變，這種獨特的鶴佬文化隨着時代而消逝。

在今日大元邨，我們可以觀察到報告所述的鶴佬文化；大概這也是大埔變遷的一個歷史印記，提醒著我們：大埔以前是一個漁港，這個漁港以前有一批鶴佬漁民，住在元洲仔。他們叫鶴佬人。

印記，不可能永遠保留吧。怎樣都會漸漸淡化。像大埔也繼續向前發展，不會總是小漁港，原地踏步。

但幸運的是，記憶可以儲存。現在，這裏有一份報告，記載著大元邨的這一批鶴佬人，把鶴佬的傳統文化娓娓道來。也讓我們珍惜當下，大元邨有這些鶴佬人的時光。

附 錄

參 考 資 料

(以於正文使用順序排列)

- 1) 爾東：《漫遊新界東屋邨》(明報出版社)
- 2)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downloads/teachingkits/tk_tunnel7.pdf
- 3) 蕭國健：《大埔風物志》(大埔區議會)
- 4) 邱東：《新界風物與民情》(三聯書店) 1992。
- 5) 廖迪生：〈浮家泛宅：大埔漁民的社會與生活〉，自《大埔傳統與文物》。
- 6) 星島日報 2-12-1971
- 7) 1976 年香港人口普查報告; Hong Kong 1981 Census, Basic Table
- 8) 受訪者徐向忠先生提供。(圖片)
- 9) 司徒嫣然：《羅衣百載——香港服飾演變》(市政局) 1992。
- 10) 網頁 <http://club.ntu.edu.tw/~hakka/dress/samkhu/images/samkhu/QV007.jpg>
(圖片)
- 11) 香港歷史博物館。(相片)
- 12) 新聞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113/00176_099.html
- 13) WE. 周報：〈百年傳統庇佑元洲仔風調雨順 大王爺寶誕五姓漁民聚首慶賀〉
9-6-2011
- 14) 圖片自網頁：<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9045156>
- 15) 蔡子傑：〈香港風物志〉第十二章，第六節
- 16)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福佬龍船舞」展板。
- 17) 網頁
http://2.bp.blogspot.com/_s4IYWuw5YUc/TQfW0dY9gpI/AAAAAAAAACRM/AoY85K0xHoY/s1600/lukfu_cards.png (圖片)

訪問一

訪問日期：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訪問地點：迦密柏雨中學

訪問者：呂明慧（呂）

受訪者：徐向忠先生（徐）

徐向忠先生是以前在大元邨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鶴佬人（1980-2007）。

對話內容

呂：你甚麼時候開始住大元邨的？

徐：住大元邨嘛……我出生時不是住大元邨的，而是住一個地方叫魚角。我不知你有沒有聽過；魚角就是在現在富善邨後面一個現在是否還是九巴的地方不知道；那裡停泊了很多巴士——就是那個地方。實際年歲我不記得了——就住了好幾年——其實那是一些徙置木屋區來的——就住了好幾年。大元邨一落成的時候呢，我們就是首批搬上大元邨的居民了。所以（政府是）先安置我們的。所以很特別的——我住學校旁邊的泰欣樓，我住八樓（與）我父母，那麼我大伯就是住我旁邊再旁邊的單位；我的姑姐住樓上，我的（另一個）姑姐住樓下，我的叔呢又住樓上；基本上我們家族幾乎都住同一棟樓；我猜他們（政府）優先安置我們這些大埔原居民。

呂：那麼你是鶴佬人？

徐：是呀是呀，一出生就是。

呂：你是在甚麼時候搬離（大元邨）的？

徐：在我結婚之後。不過我離開大元邨呢，之後仍然是在大埔居住的。我住大埔廣場，住了大約一兩年，之後就搬過去大埔其他地方。

呂：那麼你搬離大元邨是多少年的事？

徐：哇，即是多少年……即是大約八九年前啦。

呂：那麼其實你們由魚角搬往大元邨時感覺是如何的？

徐：坦白說呢，印象就模糊了；但環境一定是好了的。因為木屋區與當時來說新式的屋邨是不能比較的，應該一定好好多。

呂：當時搬進大元邨的除了魚角的鶴佬人，還有沒有其他，是甚麼人？

徐：我猜一定有；甚麼人我就真的知道了；但是我猜絕大部分呢好多都仍然係——因為大埔區好大的，不單有鶴佬人的，有不同的人的；不同人都住不同地方都需要安置的——那麼我猜大部分都是大埔的居民；我猜而已。

呂：那麼大元邨裏多不多鶴佬的？

徐：好多。

呂：好多呀——有沒有說大概多少的？

徐：不知道，這就真的知道了。如果你想知，不知民政事務處能否幫你；不過

我猜都好難，他們（民政事務處）沒有些這樣的 figures（統計數字）。

呂：大元邨裏的鶴佬人是否家族好多都住在大元邨的？

徐：很多的我知。不過當然，迨富亨、富善陸續落成時，他們（鶴佬人）又開枝散葉，就更多在附近住。到現在這個年代就很多（鶴佬人）都去了不同地方住了；到我這一輩就很多（鶴佬人）都去不同地方住了。

呂：據你觀察其實大元邨裏的鶴佬人生活是怎樣的？

徐：鶴佬人的生活嘛……哪方面呢？

呂：作息呢？

徐：作息就沒甚麼太大不同的，也是視乎工作吧老實說，沒甚麼特別的。

呂：那麼以前在魚角時，你父母是做甚麼工作，搬來大元邨後工作又有沒有改變呢？

徐：沒怎麼（改變）。我媽媽就一直是家庭主婦。又或者在我小時候的年代，我還不滿十歲，未讀中學的年代；其實那時香港的工業還是很盛行。有沒有聽過穿膠花那些？那些年代——可能穿膠花是更早的年代——她那些是電子廠，即是太平工業村，都好久的嘛，她是做電子的。那麼她會拿一些活兒回家做咯。然後做好了——我有時都會幫手做的——就拿回去工廠。好多家庭主婦就做這些幫補一下家計。那麼我爸爸呢，就很長時間都是做地盤工作的；不過地盤工作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有起樓啦，地鐵未開通的時候即是很久以前呢，他做地鐵的隧道啦。其實他現在還在做的，不過是做渠務的工作，即是一些水喉——你間中看見路陷，爆水管呀，他就是做那些。不過都是地盤工作為主。即是那些比較操勞的工作。絕大部分，我父親那一輩的——都開始退休了——但比我父親年紀小一點的，即是我叔父輩的那些呢，都是做些比較操勞的工作。即是相對來說他們讀書少，沒甚麼知識的基礎；如果要養活一家，惟有做這一類工作為多。

呂：即是說那一代的鶴佬人比較多都是做勞動工作？

徐：應該是。

呂：哦。

徐：應該是。到我這一輩能讀書的這一輩就少點了，我現在都在教書。我想到我這輩的時候呢，就已經很視乎那個人本身選甚麼路的了。因為如果要讀書一定有得讀的嘛，有免費教育甚麼都有，只要肯讀書就一定有得讀的嘛。但我父親那一輩不是的。譬如我爸爸呢，是讀過那些漁民子弟學校的——你上網 search（搜尋）一下，看是在哪；其實是現在——怎向你形容呢——現在出去九龍就經過吐露港，但以前是走舊路（以前的公路）上山的，搭那些巴士，即是經過香港中文大學行山路的。那麼去到那裏附近呢，現在近翡翠花園的地方呢——一棟豪宅來的；其實旁邊就是一些原居民的墓地——不過現在已經搬了——以前是原居民墓地；我們以前拜山都是去那拜的——就有

一間漁民子弟學校。我爸爸好像，讀書讀到大約二年級³⁴；我媽媽根本是沒機會讀書的——尤其是女子，在他們的年代。

呂：是否因為上一代鶴佬人在水上做事，所以比較少讀書呢？

徐：是呀。事實上是。我父母最初是出海打魚那些人來的；不過當然，搬去木屋區之後，離開漁船之後便上岸找工作做了。

呂：那你們平時的飲食有沒有甚麼特別的？

徐：沒甚麼——一般人吃甚麼我們就吃甚麼——不過，我個人認為，鶴佬女人烹飪是特別好吃的；他們的確很會烹飪的。還有，當然海鮮比較多吃，如此。還有很多傳統的食物。比如你吃蘿蔔糕是否蒸的？一餅餅那樣的。

呂：對呀。

徐：我們那些是煎的即是好多材料放進鑊裏一 pek6（一堆）然後煎的。這是另一種煮法啦。或者有一種食品叫米殘（mai5 caan4）——我不知道怎麼寫，但鶴佬話翻譯過來就叫米殘。其實是一些炒了的米，一包包的；要吃的話倒點出來，然後泡點茶，再加一點渣——那渣五花八門甚麼也有的，又是一種傳統食物來的——抓一把撒在炒米上，混上茶吃，很好吃的。

呂：那你們是平時都吃這些還是……

徐：節慶才吃的，平日很少；因為真的要勞師動眾才可以煮的。譬如現在甚麼時候會吃呢，我爸爸每年生日的時候呢我姑姐——我有好多個姑姐——那麼我姑姐和她丈夫，孩子就會到我爸爸家，跟我爸爸慶祝生日。那時我們會吃午飯，午飯就是一些煎蘿蔔糕，家鄉小食，或者我剛跟你說的一些米殘，或者一些好大顆的湯圓，就是這些很傳統的食品。現在還有的，還很熱門的。晚上的時候呢，以我媽媽為首的婦女就真的煮好多菜給他們吃，魚蝦蟹甚麼都有的。

呂：既然這些傳統食品那麼勞師動眾，你們在過年過節時會不會與其他鶴佬人一起合作烹制傳統食品分享的？

徐：不會，其實我們過年過節有一個好特別的活動，翻做廣東話叫請人客，類似如此。即是那天我約定了你來我家，我們就要 serve（伺候）那些人客；譬如午飯是一頓傳統食物，晚餐又一頓；即是來拜年一樣，不過就會多煮些傳統食物。其實你現在沒機會見而已，以前他們炒米粉，弄米通，是在街上弄的。你想像不到的。現在學校（迦密柏雨中學）對出的小停車場，即是三樂小學（孔教學院三樂周沕梳學校）中間那兒，早幾年前還有些婆婆——很傳統的鶴佬——借個鑊，借個爐，找柴燒在街上炒（米粉）的；不過你現在都看不到了，現在（在街上炒米粉）都犯法，政府可能都不許你這樣做。

呂：在街上炒是因為多煙嗎？

徐：我不知道呀。她們真的很喜歡這樣做的，我小時候看見過很多次的；不過現

³⁴ 應為小學二年級。

在或許因為社會進步了，房處又（規管）緊了，領匯管理底下又不許你這樣做。

呂：你們婚俗有甚麼特別？

徐：婚俗，你經常看見那些水上人的儀式；一般傳統的（婚俗儀式）我們（鶴佬人）都有的；但特別水上人的儀式就是扒龍船。那就是男方娶妻時扒的。不時都見到的其實，很吵鬧的。現在就加了點摩登的元素在裏面，有的女人在扮鬼扮馬，扮小丑，又有些在跳舞。據我所知有的其實是專業來的，有不同的隊伍的。有些不夠親戚扒（龍船）的，可以給點錢，封個紅包給老一輩懂扒（龍船）的，請她們幫忙。這代表著以前水上人結婚時會接過船，現在就在陸上扒著玩玩。那些婦女是很 enjoy（享受）做這事情的。若有比較熟的親戚婚宴——他們不只吃一餐，隨時吃幾天的——我媽媽就會去扒（龍船）。

呂：那麼是否其實只要你們開心，你們都不介意改變扒龍船這傳統的？

徐：是的，其實現在是為開心。另外，鶴佬人婚宴還有個傳統——一個我認為不太好的傳統，亦可能是鶴佬人的一個 burden（負擔）：就是一些好熟的親戚的封禮，是封好多，你想像不到那麼多。譬如我沒記錯我堂弟——即使我爸爸的哥哥的兒子——結婚時，我爸爸一家人，封禮是五位數字的，禮金過萬。我姑姐全都幾千塊幾千塊給我伯父的。不過當然，你收下別人這麼的多，若以後你親戚兒子結婚或女兒出嫁，你同樣要給這個份量的封禮別人；禮尚往來這般。但某程度上講，不是所有人都能賺到這麼多錢的。但他們 enjoy（享受）這樣做的同時背地裏又會說「又要給那麼多錢」之類的，挺有趣。

呂：其實這個傳統會否代表鶴佬人比較重視家族關係呢？

徐：這個其一，其二其實他們很重視面子的。還有很特別的，我們（結婚）不只吃一餐的。在家可能整個星期——我姑姐過來我媽媽這兒，之後我爸爸媽媽煮了數晚的，每晚都煮來吃的。他們在那兒煮呢——如果你上過泰欣樓那些 H 型公屋你就知道，中間有大堂——他們會在電梯大堂搭爐煮食。房署的人都不理他們的了，因為他們都習慣了鶴佬人是這樣煮好多餐的。我們擺酒那天是正餐，但其實擺酒前一晚還有一餐的，叫閒餐，行餐意思是「小意思」（濕濕碎）——但其實那一餐都不小意思——先吃了那餐，那餐就只是請最熟的親戚，然後翌晚正餐就真的所有親戚都齊了，大排筵席，擺好多酒。還有我發現他們不是很喜歡聯婚的。現在多一點聯婚。因為沒那麼多酒樓那樣大。譬如我表哥擺五十幾圍，你想像一下，怎樣聯婚。

呂：大部分鶴佬人想不想保持其婚禮習俗？

徐：我想我父母那一輩一定是，但到我這一輩已經淡薄了。譬如最近我表妹結婚已經不是這種 style（形式）了。

呂：那她那種是……

徐：一來她是聯婚，及她又出了尖沙咀那邊擺酒。

呂：哦。

徐：鶴佬人很喜歡去明星（海鮮酒家集團）（擺酒），明星最多，通常都是明星——就是馬會（大埔賽馬會診所）旁邊那一間；還有京都（海鮮酒家），你知道是哪間嗎，昌運中心那一間。其實那兩間酒樓的經理跟我們鶴佬人是很熟的，看見我們就很開心——因為鶴佬人花費嘛。

呂：剛剛說過若果扒龍舟是親戚不夠會找其他人，那麼其實你們是怎樣聯絡的？

徐：我不知道，這我真的不知道。一定有法子的。及根本聯絡上的人大家都認識的。

呂：鶴佬婦女是否已經習慣幫人扒龍舟的？

徐：習慣……她們很多都懂的。還有其實都不用甚麼技術的，只是拿枝棍裝裝樣子而已。但她們很享受，喜歡當是玩玩。

呂：會否是她們以前看得多，所以不用學都會（扒龍舟）？

徐：我想是。其實我猜你也可以的。你看完以後也行的，不過看你夠不夠膽在街上做這樣的事。

呂：其實他們的衣裝是怎樣的？平時放在家一套還是怎樣……

徐：其實傳統他們自己一班人有一套的。很多傳統婦女自己都有一套（傳統衣裝），我媽媽也有的。那種又不是旗袍，但類似旗袍穿法，又不是小鳳仙又類似小鳳仙的，水上人那些——我想我媽媽那一輩每個婦女都有的。

呂：那麼你知不知道為何那些衣服是這樣的——譬如為何是藍色？黑色褲？

徐：這個真是好問題。你也真看得對，通常都是藍色，然後黑色褲……

呂：是呀是呀。

徐：我也不知道為甚麼，真的不知道。

呂：還有她們的帽、金飾、頭髮……

徐：那些叫……釵……

呂：髮簪……

徐：釵、髮簪那些——她們很享受那些東西的——當然有的真有的假，她們哪裡來這麼多金。但其實上一輩的嫁妝，就是那些釵——即是我媽媽那一輩。到我太太那些就不是了。我太太那些主要就是龍鳳鐲，很多隻。

呂：她們的髻是否原本也懂紮的？

徐：是的。甚至有的是假髻。她們美容的方法還很特別，刮面，你看過嗎？

呂：是找條線不知怎的拔毛那些？

徐：是呀，其實挺危險的，她們把線蘸些類似玻璃粉的粉，臉又塗滿白粉，然後刮面，做美容。

呂：這是鶴佬特有的嗎？

徐：我不知道是否鶴佬特有的。但其實很容易做的。到我和我表妹這一輩，被刮面就會，但就已經不懂幫人刮面了，（刮面這技術）快失傳的了我想。

呂：那幫人刮面的是鶴佬人嗎？

徐：很多都是。

呂：你說很多老一輩鶴佬婦女都有自己一套傳統衣服，那新一代有嗎？

徐：我太太沒有——不知待我弟弟結婚時——因為我弟弟未結婚——我媽媽會否替我太太造一套呢？因為理論上他也是我太太至親——他是我弟弟嘛。雖然她不是鶴佬人，但她入了鶴佬人家族我媽媽也大概會為她造一套；到我弟弟結婚時她應該也有一套的——但實際上真的不知道。⁸⁵

呂：那些衣服是外母造的？

徐：不一定的。但作為鶴佬一分子都應該有一套的，正如妳是CPU一分子也要有一套校服；我猜她們的概念是這樣。

呂：哦。那些衣服是買不到的吧？

徐：難一點。真是自己造的。

呂：是這樣呀。那你們在娛樂方面呢？

徐：沒甚麼特別。

呂：譬如說小朋友有沒有玩甚麼遊戲？

徐：專門跟鶴佬人有關的就沒有。我們小孩子是鶴佬人不是都一樣的。在那年代走上街，我們會射波子，玩貼紙，其實那年代每個人都是玩這些的。不穿鞋滿街跑，在三樂小學前不穿鞋踢球，很多的。不過這不關是鶴佬人不是。不過鶴佬人有一種娛樂就真不是太好的：我常常接觸鶴佬的男性都比較沉迷賭博，有這個傾向。

呂：會不會是因為他們愛面子呢？

徐：愛面子為什麼會沉迷賭博呢？

呂：可能他們輸了點錢就想贏回來這樣的……

徐：我覺得都是錢作怪。又某程度上看他們沒機會受那麼多的教育，做他們那些工作的人都是玩紙牌，賭馬之類的。所以就比較多這類問題。或者不少family(家庭)間中都會有一點債務問題。女性都是的，你有沒有見在大元村泰欣樓——你走過去對面就是St. John(聖約翰救護站)，旁邊就是泰欣樓——有一個地方放單車，有一張乒乓球桌，一個個空的洞這樣的；現在泰怡樓，泰樂樓應該都有的，就會有一班鶴佬人圍著圍鋪著席子，我們叫「打紙牌仔」，好有趣的。

呂：長條形那一種？

徐：對阿，長條形那一種。這是鶴佬人特色來的。那些賭很少錢的，不會輸很多的。其實我媽媽現在間中都打的。

呂：這種牌是只有鶴佬人打還是……

徐：我猜不是。

呂：即是非鶴佬人都懂，只是鶴佬人特別愛玩？

徐：我猜是這樣的。

⁸⁵ 這是說，受訪者弟弟結婚時，受訪者太太要扒龍舟，所以應該會有一套傳統鶴佬衣服。

呂：那麼那些鶴佬父母會不會讓子女跟鶴佬鄰居特別多來往呢？

徐：我小時候絕大部分熟的朋友都是鶴佬人來的，in fact（事實上）就是自己的親戚。因為我們搬上來的時候（政府）是首批安置我們的，一層樓隨時一半都是鶴佬人。譬如我住八樓的你想像一下，比如有二十個單位，有十個單位都是鶴佬人，那麼起碼你有一半的朋友都是鶴佬人了。但到我們這一輩的時候已經不是，若果我不告訴你我是鶴佬人你都不知道，現在根本看不出來的。

呂：即是現在鶴佬人跟鶴佬人之間聯繫不會特別緊密嗎？

徐：親屬和上一輩聯繫都好緊密的，但到我這一輩就已經是一般比較疏離的了，沒有上一代那麼緊密。有一個主要因素就是上一代有好多兄弟姐妹：我也數不了我爸爸媽媽有多少個兄弟姐妹，我有多少個舅父舅母那些。到現在，我伯父只有兩個兒子，我媽媽只有兩個兒子，我只有一個女兒，覺得這樣就夠了。所以聯繫一定會少了。不過我覺得這種情況不是鶴佬人特有的，很多家庭可能都有。

呂：那你們跟鶴佬鄰居相處會不會特別投緣或者什麼的？

徐：我媽媽那一輩會是，我想；我（這一輩）已經不是了，（現在這一輩）沒什麼所謂了。

呂：那你覺得鶴佬人有特別注重家族關係沒有？

徐：會。會。

呂：為什麼呢？

徐：……我又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他們真的很注重（家族關係）的，常常都講親屬的事情。不過可能都不是族群的關係，而是上一輩的人特別注重親情，我們這一輩比較淡薄。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兩個（兒女）。

呂：會不會是因為他們以前在船上生活，所以特別需要守望相助呢？

徐：我不敢下這樣的定論，不過這是一個可以估計的方向。

呂：你們會不會有比如一定要去拜山之類的？

徐：會的，比如今年我因為教會的事而去不了掃墓，我爸爸很不高興。他們很重視這些東西。剛才我不是跟你說翡翠花園那地旁邊是原居民墓地，現在已經鏟平了，不知是起樓還是什麼。現在我去拜山呢，就是先乘計程車去三門仔，然後坐一艘大飛，在吐露港繞個大圈，然後去一個我忘記了是什麼地方了，漂亮得不得了，背山面海的，全部的墓地都是原居民墓地，大部分都是鶴佬人的墓地。可以土葬的。現在（土葬）很難的，你知道嗎。所以報紙早些時候報導，有人將他們已過世的親人葬在這些地方，是非法的，因為據我所知這是原居民墓地來的。

呂：這是政府特意開闢給原居民的？

徐：對阿，鄉議局那些地方勢力講數而已，說尊重我們這些傳統習俗之類的。

呂：這是說那塊地是留給大埔原居民，不過大埔原居民又多數是鶴佬人，所以這

樣？

徐：對。我猜政府不是只優待鶴佬人的，不過大部分大埔原居民都是水上人，而那些水上人就是鶴佬人。你可以訪問一下副校的，副校賣魚的，早期。

呂：哪個副校？

徐：黃副校。想不到吧。其實他有時講道的時候都會提的，他負責收魚；以前很多鶴佬人給魚他的；但他不是鶴佬人。他父母不是鶴佬人。但他是在大埔附近長大的。

呂：那你覺不覺得鶴佬居民比起其他居民特別重視祖先之類的？

徐：很重視。

呂：那他們是特別重視嗎？

徐：很重視。是不是特別……真的真的很重視。譬如呢，他們有些神主牌——當然我不信，我信耶穌——爺爺那個靈位，那麼現在還有兩個家庭就是我爸爸和我伯父，他（爺爺）有兩個兒子。爺爺嫲嫲那個靈位就會一年放我爸爸那兒，一年放我伯父爸爸那兒。真的是 transfer（移交），整個搬過去。有些曾祖父那些，更加是很多個家庭大家輪流擺放，很特別的，不是鎖死一處的。

呂：那你們長輩有否講過為何如此重視祖先？

徐：……沒有……

呂：你們本身的文化也是這樣的？

徐：我想我們本身的文化也是這樣的。當然可能他們本身都很敬重先人，又很敬重父母；但另一方面當每一個人都這樣做，你要不照做的話也很難。所以某程度上一定有些外來壓力。可能有人覺得「搬來搬去搬到我這兒很麻煩」，但不可以不做——有時可能是這樣的。

呂：到你這代還是這麼重視祖先嗎？

徐：到我這代已經很明顯不是了。所以……鶴佬人的文化一定會淡化的，到我這代已經淡化得很了。

呂：那你覺得鶴佬人有些甚麼其他性格、價值觀之類的？除了重視祖先等等之外。

徐：你覺得不覺得在大元邨接觸的鶴佬人都比較粗魯、粗線條——在街上的男人，你聽得出他們講鶴佬話——他們比較粗線條，粗魯一點點。

呂：我有時都聽到鶴佬女人在街上大笑。

徐：對，他們比較粗魯。但其實又沒甚麼的，普通人一個而已。

呂：他們是否都不會特別暴力——譬如動手打人之類的？

徐：不會；無端端怎會打人。

呂：你覺不覺鶴佬人特別尊敬長輩的？

徐：這個，看自己有沒有孝心而已。但是我們是有傳統「尊敬長輩」這個概念的影響。但 individual（個人）怎樣做就是看他自己孝心。

呂：即是鶴佬原本文化是特別尊重長輩的，但每一個人的想法就不知道了？

徐：對了。這個是傳統強調的，肯定是強調的。

呂：那到了你們這一代會否還有這個文化？

徐：到現在呢，真的是一個牢籠，一個無形的要求，就淡薄很多。而你自己尊不尊重長輩，尊重方法是怎樣呢，就因人而異。譬如你問我敬不敬重我父母，我很敬重他們；但你要我好似上一代那樣 serve (服侍) 的方法我是不會的。譬如很簡單我是信主的，他說要運那些神主牌呀那些我一定不會做的；在他們眼中就是不敬重，但在我眼中不是。你明白嗎？但在他們眼中死後的敬重也很重要。他們很重視死後的規矩的。啊，這都值得一提：譬如他們去喪禮時，你想像不到鶴佬人花多少錢的——一個貴的喪禮動輒十多二十萬。錢怎麼花的：請所有親戚來吃，又打齋——知道甚麼打齋嗎，DiDiDaDa 那些——棺木又貴呀，要土葬呀，是花很多錢的……他們覺得這樣就代表著（尊敬）……

呂：可能他們都要面子……

徐：是呀又要面子又這樣才叫重視，不可以不幹甚麼不可以不幹甚麼。但到我們這一輩不是的，簡簡單單也可以叫尊重；基督教（喪禮儀式）的很簡單的，花很少錢的——但他們是否不敬重死者呢，一定不是。

呂：那你們鶴佬文化中，長輩對後輩的態度有沒有甚麼特別；譬如派紅封包會否特別多、特別少？

徐：沒甚麼特別，因人而異的。

呂：那你剛才說到，鶴佬人大部分都是信佛教……

徐：其實不是佛教；他們以為自己信佛——他們甚麼都當是佛，拜馬娘又當佛，拜媽祖又當佛。其實他們甚麼都拜的，天后又拜媽祖又拜觀音又拜，但他們很明顯一定會拜的就是天后。天后廟你知道哪裡嗎，就是風水廣場那兒……

呂：賽馬會診所旁邊……

徐：對，就是那座天后廟，肯定很多鶴佬人拜的。因為他們（以前）是打魚的，天后管海的，所以一定會拜的就是天后。所以天后誕的時候會有 parade (巡遊)，警察幫他們封路巡遊。

呂：是呀，我見過。

徐：對呀，之後鶴佬人又在撐船；是申請了一定要讓他們慶祝的。這是其中一個他們特別緊張的節慶；他們覺得拜這些就等如信佛，但其實只是一些民間偶像的敬拜。他們甚麼都拜的，黃大仙都照拜的，很迷信，鶴佬人的傳統做法。會問米——問米當然不對了，我們基督教看就是交鬼；會在孩子小的時候契給觀音——我小時候都被媽媽契給了誰的——就是孩子小的時候常常哭呀，心緒不寧呀，睡不好呀，「俾野搞」（被鬼怪騷擾）呀，他們有這些概念的；之後就將你契給觀音，讓祂保佑你，即是找個大點的人「射住你」、「照住你」，然後就沒事了，很 common (普通) 的。

呂：但其實鶴佬人現在大多都不再出海，為何還拜天后呢？

徐：拜慣了。

呂：他們拜慣了。

徐：是呀，拜慣了，覺得靈驗。

呂：他們是真心覺得靈驗的？

徐：當然覺得靈驗了；迷信吧。否則怎會拜呢？或者是求個心安。

呂：他們拜慣了所以上岸仍繼續拜，那會不會到了你這一代已經沒有這個習慣呢？

徐：譬如很明顯我有信仰，有基督教信仰當然不拜了；但我知道到我這一代的年青人就沒甚麼所謂，即是「拜，插支香罷了」，但不會像上一代般緊張。問他那樣觀音大都不知道。

呂：即是他們只做表面的儀式？

徐：他們內心有多相信不知道但他們不抗拒，又沒有上一輩般緊張。譬如上一輩，我的舅母有時迷信到看某人生肖是甚麼，所謂流年吉利不吉利，來決定去不去親戚擺的大壽；去飲宴不去都要排八字的——如果他們八字相沖就不去飲宴。是可以迷信至此的。

呂：鶴佬人是特別迷信這些東西的？

徐：很迷信這些；我認識很多舅母、姑姐，很迷信這些。

呂：會否因為他們以前出海，所以特別需要安全感呢？

徐：我想他們真的要安全感。

呂：是呀。

徐：其實我覺得你這個方向想得對的。很簡單想一想：他們當時，沒有依靠，四面八方全是海，若忽然一個大浪掩至真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一定會找東西拜的。

呂：那就是說，現在這一代鶴佬人已經不出海了，這種信仰就會慢慢淡化消失？

徐：我覺得你這樣想是對的。還有我們這一代就算不喜歡讀書，也被逼讀了十幾年書；當知識多了的時候，你去 understand（明白）很多事都一定有所不同，傳統的枷鎖沒綁得你這麼緊，你一定會反抗的。

呂：那麼鶴佬人在價值觀上或其他方面還有沒有其餘特別的地方？

徐：沒甚麼。

呂：他們有沒有甚麼特別的節慶？

徐：節慶，沒甚麼。

呂：大王爺誕呢，有沒有看過？

徐：大王爺誕有，他們會湊錢搭戲棚。你又去過戲棚嗎？見過吧？

呂：見過。

徐：現在也有湊錢的，每一丁去計的；真不知他們的 system（系統、組織）是怎樣的；譬如，王爺誕快到了，我間中也聽我父母說，又要收錢了；譬如說我爸爸這個 family（家庭），有四丁人，我爸爸、媽媽、我和弟弟，每人不知給三十塊還是五十塊，就湊錢；家裏人多，那給的錢都很多的，你明白嗎？

就湊錢湊錢、然後起戲棚——我不知甚麼機構——然後就會派門票給我們看大戲。

呂：即是有湊錢的人都一定有門票？

徐：通常都有的。

呂：那鶴佬人一定要湊錢的嗎？

徐：我想很難不給的。除非脫離關係；還有又不是很多錢，絕大部分人都不會不給的。

呂：他們喜歡看那些大戲？

徐：喜歡；其實也是粵劇而已，沒甚麼鶴佬不鶴佬的。

呂：你們男女都要湊錢的吧？

徐：應該是的。進入了那個家庭就計的了，不是只計男丁的，據我所知。

呂：那麼其實會不會鶴佬人都比較男女平等？

徐：不是，上一輩都是比較重視男性。到我這一輩當然不會了。我媽媽那一輩都不會了——我媽媽那個女孫，她不知有多高興，一個就夠了。但我媽媽，甚至比我媽媽老的那一輩，即是我叔婆，有的還未過世的，是每次看見我都催促我趕快生個男孩兒；他們真的有很強的重男輕女概念。不過我覺得這又不是鶴佬人才有的。

呂：應該一般上幾代都有……

徐：一般上一代都有的。

呂：但為何見你們扒龍舟又是女子負責的？

徐：是呀，男人不做這些東西的。

呂：為甚麼呢？

徐：不知道，我沒有想過……這些事不是男人做的。

呂：即是說，雖然女孩子是扒龍舟的，但上幾代仍然是重視男子？

徐：是呀。當然了。

呂：那麼你們與其他住客有這些分別，你們鶴佬人覺得如何呢？

徐：我覺得他們沒覺得怎樣。我媽媽那一輩就一定覺得沒所謂的了，因為他們的生活圈子，他們接觸的人，絕大部分仍然都是鶴佬人；到我們這一輩，我們接觸的人絕大部分都不是鶴佬人，但我們仍然有鶴佬人的群體。兩者我覺得又沒甚麼衝突的。但我不知道會否以我這一輩及下一輩的人，已經會覺得一來模糊了，二來都覺得鶴佬人有很多東西很煩，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習俗，可能都有些這樣的想法。即是年輕一輩可能都不喜歡這樣的規例，有這些想法，甚至覺得「怎麼會這樣的，讓人知道笑死人了」這般。不知有朝一日會不會有個男孩結婚，娶個非鶴佬人的女孩，然後男孩有個親戚結婚，女孩要扒龍船，她說不喜歡這些東西，然後兩人吵架都說不定。不知道。

呂：那麼你覺得其他大元邨住客對於鶴佬人這種如此特別的文化想法如何？

徐：我想他們不抗拒的。因為只是間中一次（大型活動）而已。還有老實講鶴佬

人在大元邨的勢力是很大的，你抗拒都抗拒不了的。連學校都不敢作聲，你明白嗎？⁸⁶學校有時真的覺得吵就關窗。因為要尊重本土文化，as long as（只要）他不是天天disturb（騷擾）你。老實講，人際關係是這樣的，譬如，你鄰舍某日半夜裡吵一點你都不會立即理會；但躍過他天天定時定候吵，每天半夜三點就吵，你就會過去。

呂：即是其他住客覺得「都不是很騷擾我」，所以無所謂。

徐：是呀，無所謂。

呂：他們會不會覺得很好奇或是怎樣……

徐：我想他們很多都看慣了。

呂：其實你們上一代已經上岸了，有沒有說為甚麼要保留這種文化？

徐：真的不知道。這個真的不知道。

呂：會否因為他們一大批搬過來，一來就佔了大多數……

徐：對了，可能你這個想法真的對。他們一大批搬過來，凝聚力很大，他們根本覺得有這個practice（作法），所以就做；一代一代就這樣。你這個想法對呀。

呂：即是他們一大批搬過來，所以就保留了傳統。

徐：嗯。

呂：會否因為外圍還有一些非鶴佬人，反而樣他們更加團結呢？

徐：應該沒這個關係；因為他們勢當時力實在太大了。就像你根本很enjoy（享受）自己所做的東西，覺得沒有問題，就不理會其他人。尤其我想當時，鶴佬人剛搬上來那時的香港政府，跟現在領匯管理已經很不同了。即使現在領匯管理，那些看更都知道好多鶴佬人在這裡，他們（鶴佬人）的習俗他全知道，跟他們（鶴佬人）很friend（熟）的，很尊重他們的。很多東西都不會出聲的。

呂：會不會一大批鶴佬人搬來一個新環境，反而增加了他們的身份認同？

徐：這我不敢講是不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呂：其實鶴佬人搬進來都有三十幾年；那麼在你住在大元邨的二十多年間，鶴佬人有沒有甚麼改變呢？

徐：很多東西都開始沒甚麼所謂，很傳統的東西去到我們這一輩——其實一定會這樣（淡化）的，每一個民族都會這樣的。

呂：因為換了下一代，沒有相同經歷，所以就被同化了……

徐：是呀，沒有經歷，或者我們的經歷已經很不同了；又或者我覺得很決定性的一個因素就是由大家庭漸漸變成小家庭。這樣凝聚力會小很多。

呂：嗯。

徐：你試試，這邊十個，那邊十個，走在一起就是幾十人——他們還會生孩子的

⁸⁶ 這是說，鶴佬人有時會在迦密柏雨中學校門外扒龍船，敲擊聲音打擾上課，達半天之久。

嘛——之後這邊翻倍，那邊翻倍，很厲害的嘛。到我現在，特別是我女兒那一代，一個（兒女）而已。你都可能只有一兩個（兄弟姊妹）吧？

呂：三個。

徐：啊你多點三個；但相對我父母那一輩也不是很多，相差很遠。

呂：其實你說到你們上一輩接觸的大多是鶴佬人——是親戚嗎？

徐：很多都是。或者很特別的，即使不是親戚，somehow（某程度上）都是認識的人，「搭上搭」這般。

呂：即是原本認識的人？

徐：很多都是「搭上搭」認識的人，又或者很疏的親戚，阿爺再阿爺的兄弟之類的。

呂：哦。他們有這些遠親的關係都會特別熟的嗎？

徐：都會的，他們都知道的。有時我去飲宴——我都不是經常去，但有些一定要去就去，譬如最近我表弟結婚我就去——我和我弟弟坐同一圍，我媽媽坐主家席。然後旁邊有不同的人在吃飯，我媽媽走過來看我怎樣，然後說，「喂，你旁邊那個是你表哥來的」；嘩，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好疏好疏的表哥。

呂：那你們是否也計得很清楚，「這個怎樣稱呼」、「那個怎樣稱呼」的？

徐：很重視這些東西的。不過有時都會忘記——這麼多親戚，怎記得。

呂：即是他們都比較重視輩份。

徐：是，重視，絕對重視，很重視的。

呂：那麼其實你們跟非鶴佬人相處是否與其他人沒甚麼兩樣的？

徐：其實沒問題的。不過我們上一輩真的比較少接觸非鶴佬人。很少的。我爸爸媽媽的朋友都是鶴佬人來的。

呂：那他們懂不懂講廣東話的？

徐：當然懂了，完全沒問題的。

呂：他們在海上已經學懂廣東話？

徐：不知道。我想大概也是，不然說不到如此流利的。我都懂講鶴佬話的，不過已經很久沒說了。小時候我嫲嫲不太懂講本地話——我嫲嫲那輩就不懂（廣東話），我爸爸這輩已經懂（廣東話）的了——所以我跟我嫲嫲談天時用鶴佬話的。所以我小時候是經常用鶴佬話的。但是特別是我嫲嫲過世以後我已經很少用鶴佬話；我是完全聽懂鶴佬話的。所以有時鶴佬人坐在餐廳，看見我是我媽媽的兒子，就用鶴佬話說「這是不是誰人的兒子」——因為我聽得明，我就用廣東話答他們，「是呀，我是誰人的兒子」。我不是很能說（鶴佬話）因為很多年沒說了。不過我發現（鶴佬話）有時都會影響我的（廣東話）發音的，有些中文字我發音不是太好的，有些發音很明顯受鶴佬話影響的。

呂：是嗎？

徐：是呀。譬如我讀自己的名字，那「向」字，我是要很刻意咬我的嘴唇。「方向」這個字，一般人讀得很快的，你試讀讀看。

呂：方向。

徐：很簡單吧。但我是要用一些力氣控制我的嘴；因為我很明顯是受鶴佬話某些字的發音影響。

呂：鶴佬話「向」字怎麼讀？

徐：不知道。不一定是鶴佬話的「向」字影響我，而是其他發音會影響我。

呂：現在你這一輩都懂聽鶴佬話嗎？

徐：我想我這一輩都還懂。

呂：但到了再下一輩就不懂了？

徐：我女兒那一輩子就應該不懂了。

呂：其實鶴佬人都有比較多自己的活動，甚麼甚麼誕的；你們與其他住客有否就這些事情遷就或合作？

徐：不需要的。他們幹就幹的。還有其實，我們都做得很客氣的；他們都知道我們在做喜慶事或白事，只是一兩天進出不方便，進大堂時小心一點，不會出聲；甚至我們有食物會給他們吃。知道的，沒問題的，很友善的。

呂：你們與非鶴佬相比起鶴佬人會更熟嗎？

徐：不會。

呂：即是都是一般？

徐：都是一般，沒甚麼特別的。

呂：那你覺得大元邨的鶴佬對大元邨，甚至對大埔有甚麼影響呢？

徐：就是很明顯在大元邨會看見有些水上人的 culture（文化）；對大埔就……讓人記得這兒以前是一個漁港。如果沒有這個 culture（文化）你想你會否知道大埔三四十年前是漁港？你現在立足之地原是海洋？你不知道的。

呂：那你覺得大元邨的其他住客對大元邨的鶴佬有沒有甚麼影響？

徐：這我想不到——應該沒有吧。

呂：即是鶴佬人一直都在傳承自己的文化？

徐：是。

呂：即是鶴佬人與其他住客都沒甚麼相互影響的？

徐：嗯。

呂：會不會因為他們特別尊師重祖所以這個文化能傳承到？

徐：能否傳承到……希望傳承到吧；但去到我這一輩可能已傳承不到了。這我真答不到你。

呂：但一般鶴佬人對自己文化都有一種感情，想傳承到。

徐：我想是的；但到我這輩是否很緊張保存呢又不是的。

呂：即是你們就被……同化了？

徐：你也可以這樣說的。

呂：其實我覺得都是因為沒有以前的經歷吧。

徐：說不定。

呂：好，訪問到此為止，謝謝。

徐：希望幫到你。

[訪問一完]

訪問二

訪問日期：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訪問地點：大元邨泰欣樓 1915 室，曾世倫伉儷家中。

訪問者：呂明慧（呂）

受訪者：曾彭潔英女士（彭）

彭潔英女士是由大元邨落成居住至今的非鶴佬人。

曾世倫先生（曾）——彭潔英女士配偶。

呂瑞賢先生（賢）——我父親，以前曾世倫伉儷的鄰居，鶴佬人。

對話內容

呂：你們是在何時搬至大元邨的？

彭：(19) 81 年，是吧。

曾：(19) 81 年搬進來的。

彭：是呀，是 (19) 81 年。

曾：我們 (19) 81 年搬進來的。

彭：(19) 81 年，嗯。

呂：嗯。那時候為甚麼要搬屋的？

彭：我們以前住九龍城，那些是木屋來的，申請嘛。

呂：哦。

彭：申請到，就搬進來了。

呂：那你們有沒有跟其他人一起搬進來的？

彭：沒有呀。

呂：即是只有你們兩個？

彭：(我們) 一家人咯，一家人搬進來咯。

呂：跟兒女一起？

彭：是呀。

呂：那你們剛搬進來的時候是怎樣的？

彭：我們搬進來的時候，(環境) 便改善，挺好的；剛搬進來時都未有街市。

呂：那環境是不是比九龍城好好多？

彭：是呀，當然好好多。

呂：那你們剛搬進大元邨時鄰居是甚麼人來的？

賢：我們不就是鄰居了！

彭：跟你父親就是鄰居了！

呂：鄰居裏多不多鶴佬人的？

賢：我們都是鶴佬人來的，不過我們不是水上人而已。

彭：是呀，都多的。鶴佬人都多的。姓蘇的是不是鶴佬人？

賢：是呀，姓蘇的是鶴佬人。⁸⁷

彭：是吧。那些是鶴佬人。

呂：哦；你們在未搬入大元邨前有沒有接觸過鶴佬人的？

彭：有。打招呼的嘛那些。

呂：即是你們在九龍城那時都有鶴佬人鄰居的嗎？

彭：九龍城沒有。

呂：那你們之前怎接觸鶴佬人的呢？

彭：搬進來那時呀。

呂：即是你們新搬進來，就新認識了一班鶴佬人了？

彭：是呀。

呂：那麼當時的鶴佬人有多少？

彭：都好多呀，成層都是的。低下都是的，七樓以上都是鶴佬人。

呂：哦，那時是泰欣樓特別多，還是其他都有好多呀？

彭：大元邨最多的啦。

呂：是呀，大元邨最多。

彭：是呀。

曾：大元邨最多的了，搬上來……

彭：是呀，最多的了。

呂：那你知不知道其他非鶴佬人是哪裡搬來的？

彭：有的住九龍……林太住九龍搬進來的。

呂：即是有些人原本都住九龍，然後跟政府申請就搬了進來？

彭：是呀，多數都是的；多數都申請搬進來的。

呂：哦。那你知道為甚麼大元邨如此多鶴佬人嗎？

彭：以前的漁民吧，安置上來的吧……

呂：哦……

彭：以前（的漁民）住安置區的。

賢：是呀，以前水上人住在碼頭那邊，就是魚角那裡。

彭：那些鶴佬人被安排上樓的。

賢：是呀，全部上樓了。……

曾：他們漁民來的呀……

呂：即是政府優先安置他們的？

彭：是呀。優先安呀，上來的。蘇太那些嘛。

曾：漁民來的呀……

彭：是呀。最早就是他們。

呂：那麼你們跟鶴佬人熟不熟的？

⁸⁷ 我祖母姓蘇的。

彭：熟。

呂：是不是因為鄰居好多都是鶴佬人，所以就比較熟？

彭：是呀，我們很熟的。

呂：那麼那時鶴佬人是怎樣的？工作方面有些甚麼特別？

賢：有些鶴佬人甚至不識字呢。

彭：以前他們拿魚的呀，又不識字——有時都不知他們做不做工的……

曾：漁民來的呀……

彭：他們以前都拿魚的。

呂：即是他們上大元邨後仍然是漁民？

彭：不是呀……他們多數做泥工啦，那班人沒有拿魚啦。

呂：嗯。

彭：你爺爺以前都拿蜆的啦。⁸⁸

賢：我們又與那班人不同派。

曾：你爺爺那些不就拿蜆，是吧。

呂：是呀，以前……

曾：他還有艇拿蜆去賣呢！

彭：是呀。

呂：是不是說他們搬入大元邨前就在水上做事，搬入後就改了做其他工作？

彭：是呀。當時個個鶴佬人都是做泥工。

賢：以前（鶴佬人）在船上住的嘛……

彭：是呀，以前在船上住；上岸了沒有船，就做泥工；以前個個都出海的。

呂：他們的船賣了嗎？

彭：我又不知道是否賣了。沒問他們那些呀。

呂：那他們平時飲食是怎樣的？有甚麼特別嗎？

彭：他們結婚是飲好多餐的，好熱鬧的。

呂：那他們結婚時是怎樣的？

彭：撐艇、扒龍船呀那些。

賢：是呀是呀。

呂：其實他們扒龍船都要好多人的，他們怎麼聯絡到這麼多人的？

彭：不就是他那些鶴佬人親戚呀，自己人呀；全部都是那些人的。

呂：因為他們的親戚都住在大元邨所以就可以有這麼多人？

彭：是呀，他們的親戚全部住大元邨的。

呂：那有沒有見他們平日通常拜甚麼的？

彭：鶴佬人拜神的。

呂：鶴佬人比起其他人有沒有特別喜歡拜神的？

⁸⁸ 我爺爺在與嫲嫲偷渡來香港前是西醫，惟香港不承認其醫生資格，遂改行拿蜆。

彭：鶴佬人好喜歡拜神的，好迷信的。我們就普普通通的。

呂：那知不知道為甚麼鶴佬人特別迷信的？是否因為以前在水上都拜……

彭：是呀，水上人嘛。

呂：那他們現在還是如此迷信嗎？

彭：是呀，現在見他們都是迷信的。

呂：有沒有見他們的工作仍是泥工還是別的？

彭：是呀應該還做泥工的。年輕人都是做泥工的。

呂：年輕鶴佬人現在都是做泥工的嗎？

彭：是呀。

呂：有沒有見他們平日娛樂喜歡玩甚麼的？

彭：那些呀婆打紙牌呀……

賢：是呀，那些不知叫甚麼牌。

彭：在樓下打的紙牌呀，不知叫甚麼名堂。我又不識叫甚麼牌，未見過那些牌的。

賢：很幼的……

彭：是呀。

呂：其他人有沒有玩那些紙牌的？

彭：只是年紀老的鶴佬人玩紙牌而已。

呂：他們特別喜歡玩這些嗎？

彭：是呀。

呂：是賭錢還是甚麼的？

彭：不知賭錢不賭呢……

賢：有的，賭很少錢而已。

彭：賭很少錢的，好像是呀。

賢：有些錢的，消磨時間而已。

彭：有，五角放地上而已，很少的。

呂：是不是因為鶴佬女人都不工作的？

彭：有的工作；年紀老的就沒有；年輕的有上班。

呂：因為老一輩的沒上班所以就這樣消磨時間？

彭：是呀是呀。

呂：但只是女人才玩，那年紀大的男人幹甚麼？

彭：做工呀。

呂：即是男人年紀大了仍然做工？

彭：是呀，做泥工。

呂：她們以前到現在都是玩這些紙牌的？

彭：是呀，年紀老了她們就玩紙牌。

呂：她們年輕時因為做工所以沒有玩紙牌？

彭：是呀，男人就去工作；像曾伯般老的阿婆就去打紙牌。曾伯待會兒都去下棋

啦。去樓下公園下棋。

呂：那麼有沒有見鶴佬的小孩玩甚麼的？

彭：那些……他們沒甚麼玩的吧……阿賢？

曾：不就是到公園玩……

彭：對，去公園吧。

賢：沒甚麼印象……

彭：沒甚麼印象吧。都是媽媽帶孩子到公園玩。

呂：哦。

彭：多數小孩兒都是到公園玩而已；像你弟弟般的小孩就到公園玩。⁸⁹

呂：即是鶴佬小孩跟普通小孩都一樣去公園玩？

彭：是呀。

呂：那他們是鶴佬人不是都一起玩的了？

彭：是呀，一起玩的。

曾：鶴佬老人家就賭錢呀。

呂：那麼你見他們傳統的衣着有甚麼特別的？

彭：他們穿的衣服，好漂亮的呀。

賢：是呀，好搶眼的。

彭：是呀，好漂亮的。結婚戴的首飾多漂亮呀；那些服裝好漂亮呀。

呂：那你知道他們為甚麼會有這些衣服嗎？是買的嗎？

彭：是造的。

呂：自己造的嗎？

彭：是呀，自己去深圳造的。

呂：但為甚麼他們要在深圳造不在香港？布料問題還是甚麼？

彭：深圳布料較好，又較便宜。

呂：即是他們在深圳買布回來造？

彭：是呀，多數鶴佬人在深圳造的。

呂：是當初搬進來的那一代懂造衣服還是現在這一代都懂的？

彭：現在這一代多數去（深圳）造的啦。

賢：去訂造的。

彭：是呀，多數去訂造的。

呂：他們是每一個鶴佬人都有一套傳統衣服的吗？

彭：是呀，每個都有的。好漂亮的。結婚穿的衣服好漂亮的。

呂：是不是現在這一代年輕的也會有一套的？

彭：都有的。

呂：若果是鶴佬嬰兒呢？

⁸⁹ 我弟弟五歲。

彭：那些就沒有。

呂：即是沒有鶴佬嬰兒服？

彭：沒有那些的。

呂：只是長大了才有的？

彭：是呀。

呂：有沒有說多少歲？

彭：沒有呀；若果像你弟弟般小的就穿普通衣服。

呂：他們是男女都有一套的嗎？

彭：沒有的，男人沒有的。

呂：女人才有？

彭：是呀。

呂：鶴佬女人特別喜歡裝扮嗎？

彭：是呀，她們是喜歡裝扮的。

呂：她們比起其他人特別喜歡裝扮嗎？

彭：是的。鶴佬人裝扮好漂亮的。

呂：那麼你見鶴佬人的家族關係是怎樣的？譬如會不會特別重視長輩或是怎樣的？

彭：都好尊重長輩的。個個跟我們老人家都幾好的。

呂：是不是你們不管鶴佬人或是本地人都會好熟的？

彭：是呀；樓上樓下都打招呼。

呂：跟其他鄰居都一樣的吧？

彭：是呀，一樣的。

呂：鶴佬人有沒有很強調尊重長輩；又或者有沒有說掃墓一定要掃之類的？

彭：是呀；他們很重視掃墓的。

呂：即是拜祭祖先對他們很重要的？

彭：是呀，很重要的。

呂：有沒有說為甚麼呢？

彭：你前面那座廟呀，鶴佬人最熟的了

呂：天后廟那兒？

彭：是呀。⁹⁰那些鶴佬人拜的。

呂：為甚麼他們特別拜天后的？

彭：他們拜慣了呀，以前住開的呀。住開就拜那兒啦。他們迷信呀，就拜那座廟，
（想天后）保佑他們平安。

呂：那他們拜祖先也是想保佑他們平安嗎？

彭：是呀。個個都是這樣的。

⁹⁰ 我家在天后廟旁邊。

呂：所以就特別重視拜祖先了。

曾：現在的信教就不拜了。

彭：是呀。現在我這些信教就不會拜了；⁹¹ 森新信教不拜的。⁹²

曾：信耶穌的就不拜。

彭：信耶穌的就不拜啦。曾伯有時裝裝香呀。

呂：那麼年輕一代鶴佬人現在還會拜天后嗎？

彭：沒有的。老那些鶴佬人才拜，慣了嗎。

呂：那麼若果鶴佬家有人死了，喪禮會特別隆重嗎？

彭：是呀，好隆重的。

呂：都是因為尊重死人？

彭：是呀。

呂：喪禮是怎樣的？

彭：不知道呀；我見他們有人死時，好尊重、好多人拜祭。

曾：是呀。

呂：他們是由以前都現在都是這樣的嗎？

彭：是呀。

呂：你覺得鶴佬人有甚麼特別的性格之類嗎？

彭：沒有。

呂：沒有嗎，會不會特別要面子？

彭：……性格，個個差不多啦。個個打招呼呀，甚麼的，沒事的。

呂：那他們的節日是怎樣的？

彭：節日就多數拜神呀，這樣。

呂：即是他們甚麼節日都拜神？

彭：是呀，甚麼都拜神的，初一、十五都拜神的；我們就少，我們就沒有，裝裝香記念父母而已。

呂：他們節日的拜神都是老一輩才拜？

彭：是呀是呀。

呂：有沒有鶴佬人特別的節日的？

彭：沒有的。

呂：風水廣場有時不是會搭棚嗎……

彭：做戲呀，馬娘呀。⁹³

呂：大王爺誕那些呢……

彭：是呀，那些做戲。

⁹¹ 曾太一家除了曾生以外，全部是基督徒。

⁹² 曾森新，是曾太的大兒子。

⁹³ 馬娘即天后。

呂：那些是鶴佬人搞的嗎？

彭：是呀，做戲囉。

呂：為甚麼他們可以搭棚，做到這麼大的活動的？

彭：他們個個湊錢起棚，馬娘誕嘛。是呀，那些鶴佬人年年都是這樣的。湊錢的他們，很有神心的。

呂：即是他們就每人湊數十塊，起個棚，過節。

彭：是呀，家家戶戶湊錢的。

呂：他們是想神保佑，還是純粹做節？

彭：是呀是呀，個個都是這樣的。

呂：只是大元邨的鶴佬人湊錢還是其他都要湊的？

彭：都有的，有神心便湊吧。

呂：可以不湊錢的嗎？

彭：可以的。搭棚那些，看神心而已。

呂：那你見他們結婚是有甚麼儀式的？

彭：結婚呀，扒艇呀，那些囉。

賢：像扒龍舟那些。

彭：是呀，像扒龍舟那些。好高興的。

呂：其實是不是他們都好喜歡扒龍舟的？

彭：是呀。

呂：但為甚麼只是女人才扒的？

彭：可能那些男人不參加吧，多數都是女人的。

呂：如果有女人嫁了進來鶴佬，會不會多造一套傳統衣服的？

彭：沒有的。

呂：但她們之後都要像鶴佬人般照樣參加甚麼鶴佬活動的，就進入了這個家族。

彭：是呀。

呂：那鶴佬結婚會不會搬走的？

彭：有的結婚就搬走囉，不夠住就搬走。

呂：即是你們剛搬入大元邨時鶴佬人最多，現在就有些已經搬走了？

彭：有些是年輕的嘛，結了婚就搬走囉。

呂：那麼他們搬走了，大元邨鶴佬人就少了。

彭：是呀；他們搬了去富亨、富善呀，周圍搬。

呂：但他們仍然住在大埔？

彭：是呀，多數住在大埔的。

呂：會不會在節慶時都以大元邨為中心，然後鶴佬人回來慶祝——因為老一輩在這裏？

彭：是呀。

呂：豈不很熱鬧嗎？

彭：是呀。他們很熱鬧的，那些鶴佬人個個都回來的。結婚又好熱鬧的。

呂：那麼其實是不是鶴佬人都特別團結的呢？

彭：是呀是呀。

呂：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嗎？

彭：他們，自己人般，你好我好，就大家團結囉。他們擺酒時呀，個個都幫手的；他們以前結婚時還出去煮食。

呂：他們在出面煮食的嗎？

彭：是呀，在電梯門口的，現在不允許而已；現在看更不允許了。

呂：他們煮食時是怎麼樣的？

彭：甚麼菜都有的，湯圓呀，魚蝦蟹這般。

呂：但是為甚麼要在出面煮的？入面沒位置嗎？

彭：若果翌日結婚，今晚就會先在家煮吃，明天再去酒樓擺酒。他們是這樣的。

呂：即是他們的儀式是這樣的？

彭：是呀，是這樣的。

呂：但是為甚麼他們要在出面煮的？

彭：他們家裏不夠闊嘛。人多嘛。

呂：那有沒有見他們有甚麼特別的食物？

彭：有，有湯圓呀，菜呀，蝦蟹呀之類的。

呂：會不會特別多海鮮的？

彭：是呀，特別多海鮮的。

呂：是不是他們很重視這些儀式，所以以前到現在都有做的？

彭：是呀。

呂：不過現在不可以在出面煮，那麼他們怎麼辦呀？

彭：現在就去茶樓囉。

呂：哦，即是那一餐就變成在茶樓吃了。

彭：是呀。

呂：在你們剛搬入時鶴佬人懂不懂講廣東話的？

彭：懂！懂的；有時講不知甚麼話的。他們又懂說他們的話，又懂說我們的話。兩種都懂。

呂：哦，那你知道他們甚麼時候學會的嗎？

彭：不知道呀；船上那時吧。

賢：以前的人看電視就會學。

彭：我上來，都不知道他們說的甚麼話呀；有時我乘電梯，他們說的嘅哩咕嚕，很難聽的，我都不明白的。

賢：我懂聽呀。

彭：你懂聽呀。

賢：小時候聽慣了。

彭：是吧是吧。

呂：他們以前講廣東話講得好不好的？

彭：講得好，講得好正的；現在都講得好正的。蘇太那些都講得好順好正囉。

呂：鶴佬人與鶴佬人說話都是用鶴佬話的吧？

彭：是呀，鶴佬人與鶴佬人說話用他們的話。

呂：那他們下一代還懂說鶴佬話嗎？

彭：下一代不懂的。

呂：只是我嫲嫲那一代懂？

彭：是呀，他們老的就懂；年輕的不懂的。

呂：下一代就懂聽不懂說。

彭：是呀。

呂：那麼現在下一代還重視他們的傳統文化嗎？

彭：下一代沒有的了，沒有他們那些傳統了。年輕嘛，不會的了。

呂：是不是因為他們年輕，所以跟一般人生活沒甚麼分別？

彭：沒甚麼分別呀。

呂：所以就連傳統文化都不是很懂了。

彭：是呀。

呂：但因為老一輩還在大元邨所以就繼續有那些文化；那麼年輕的女人有扒艇的嗎？

彭：有的，年輕女子都有扒。

呂：那為甚麼她們懂扒的？

彭：她們扒龍船扒慣了呀。

呂：那麼若果上了大元邨才出生的，或者上大元邨時才幾歲的，懂扒艇嗎？

彭：不懂。現在年紀老的才扒。

呂：其實是不是扒艇都要有點兒技巧的？

彭：是呀。

呂：所以年輕的就不懂了。

彭：嗯。

呂：那麼老一輩的會教她們嗎？

彭：現在年輕的不會跟以前老的了。

呂：那麼現在他們結婚還扒艇嗎？

彭：現在結婚的還會扒艇。

呂：如果再下一代結婚就不會扒艇了？

彭：年輕那些，懂扒就扒吧。

呂：為甚麼她們懂扒的？是小時候看得多還是……

彭：是呀，她們看得多嘛，就扒囉。

呂：那麼年輕的鶴佬人是不是有時都會穿上她們的傳統衣服，紮髻那些？

彭：是呀。

呂：那她們的頭髮是誰弄的？

彭：應該是自己梳髻的。

呂：即是她們的髻沒甚麼特別所以自己都梳到的。

彭：是呀。她們自己紮髻的啦。

呂：那麼她們那些漂亮的金色髮簪也是內地做的嗎？

彭：是呀是呀，在大陸做的。

呂：鶴佬人之間是不是就算不是親戚都會特別熟的？

彭：是呀。

呂：為甚麼會這樣的？

彭：因為他們的風俗一樣吧。他們那些拜神、那些風俗嘛。

呂：即是他們節日一起慶祝呀，那些，所以就會特別熟？

彭：是呀，他們風俗是如此嘛。

呂：她們扒艇是親戚才扒，還是鄰居都可以的？

彭：他們的自己人，鶴佬人親戚囉。叫你父親來飲宴，你就來扒囉。自己人嘛。

呂：即是有些鄰居都會的？

彭：是呀，好高興的。

呂：嗯；不過全都是鶴佬人嗎？

彭：是呀，全都是鶴佬人的。我們這些，打打招呼，他們又不曾請我們（飲宴）嘛。

呂：你們跟鶴佬人相處都好好的嗎？

彭：好；對面鶴佬人都請我們去飲（宴）的。他們大兒子結婚嘛，就請飲。

呂：你們一入大元邨、覺得鶴佬人是怎樣的？他們這麼特別。

彭：個個都好啦。

呂：他們都很友善。

彭：是呀，個個都幾好呀。

呂：會不會因為他們如此特別而覺得好奇？

彭：鶴佬人都沒甚麼的。大家相處呀、搭乘電梯呀、出出入入呀都談天說地的。

呂：跟一般鄰居一樣吧。

彭：是呀。我們都打招呼的。有時我都去對面坐坐、談談天的。

呂：那你覺得現在的大元邨跟以前有甚麼分別嗎？

彭：現在就改善很多啦、樣樣都好呀，公園又多，四圍都很漂亮；四周老人家的扶手呀、不知多好多漂亮呢！樣樣都改善很多。現在的大元邨真的不同了，在大埔最好的了，真的。你看海濱，多漂亮，多少人來！

呂：大元邨特別多老人家的嗎？

彭：是呀，好多老人家呀，真的。

呂：所以政府都有扶手之類的。

彭：是呀。頂好頂好。千歲宴你說多少人呀；七十三歲多少人呀！

呂：噠。

彭：大元邨全擺了筵席，周圍酒樓都大擺筵席。多少人哪！大埔真的最好了。

呂：是呀。那麼你覺得大元邨跟其他富亨富善的有甚麼不同嗎？

彭：我們有街市，甚麼都方便很多；富亨的人都有時來大元邨買菜的。富亨物價較貴嘛。

呂：那麼你覺得大元邨裏的鶴佬人有沒有改變大元邨甚麼呢？譬如大元邨有沒有比較熱鬧呀、和諧呀，還是甚麼的？

彭：差不多啦，一樣啦。沒甚麼改變啦。鶴佬人結婚呀、喜慶事呀就較高興囉；我這些都沒甚麼所謂的，結婚又不會扒艇甚麼的。

呂：但他們就會這樣隆重其事……

彭：是呀；他們結婚好隆重的。

呂：你們這些本地人會覺得他們的傳統很新鮮嗎？

彭：又沒有的。我們本地人結婚就不像他們般隆重。

呂：鶴佬人的儀式就特別熱鬧。

彭：是呀，熱鬧點。

呂：會不會覺得很吵很麻煩的？

彭：他們慣了嘛，慣了他們都是這樣啦，不會說他們吵啦；他們風俗是這樣嘛。

呂：但是其實你們都慣了。

彭：是呀。

呂：鶴佬人每逢節日在大元邨這樣慶祝會否令大元邨特別熱鬧呢？

彭：是呀，熱鬧呀。

呂：那麼你喜歡這些熱鬧嗎？

彭：喜歡呀；我有時還走下去看呢！

呂：是不是沒那麼悶呀？

彭：是呀。

呂：因為一班老人家，逢節日慶祝慶祝，是沒那麼悶的呀。

彭：是呀，就高興呀。

呂：到時又開心談談天玩玩。

彭：當然了，個個老人家都是的。樓上樓下大家的鶴佬人挺好的呀。大家又招呼搭電梯呀。我這裏呀，個個天熱打開門的，左鄰右舍呀。我都經常過旁邊談天呀。

賢：是呀。

彭：最好的了。

呂：現在都是嗎？

彭：是呀。你住的沒有呀；我們現在都個個打開門談天的。

賢：是呀，我們的私人樓。

呂：鶴佬人才會如此還是其他人都會……

彭：其他人都會這樣呀，我們幾家不是鶴佬人都會談天的。

呂：其他屋邨也會打開門嗎？

彭：都會的；天熱嘛；私家樓就不會打開門。

呂：嗯；因為是公共屋邨呀。

彭：對了；晚上還有人不關門睡覺呢。只是鎖鐵閘睡，安全嘛。

呂：為甚麼公共屋邨就會打開門呢？

彭：天熱嘛，扯風，涼嘛，可以不用開冷氣。

呂：哦，就是因為設計，涼。

彭：是呀。

呂：是否因為公共屋邨住客常常打開門，所以鄰居都會特別熟？

彭：是呀，所以就特別熟。

呂：你們如此熟會不會互相幫助的？

彭：有，左鄰右舍大家有甚麼事就互相幫助。

呂：嗯，所以公共屋邨鄰居的感情都會特別好。

彭：當然了，最要緊大家鄰居好。

呂：那以前有沒有說幫忙照顧小孩之類的？

彭：有的，有時隔籬左右有小孩的話幫他們照顧。

呂：不過現在就……

彭：是呀，現在個個都大了……

呂：所以現在大元邨就多數是老人家……

彭：是呀。以前你爸爸不就跟敏玲——⁹⁴那天敏玲放假生日，就叫她來吃飯——一班玩到大的，我的兒子跟你爸爸他們。

呂：那麼這裏很多鄰居都是認識了數十年的。

彭：是呀，三十幾年了。

呂：那麼新搬入來的鄰居是怎樣的呢？

彭：很少新搬入的。

呂：多數是老人家住。

彭：是呀，多數老人家住的。

呂：現在大元邨的鶴佬人比以前少嗎？

彭：一樣那麼多。

呂：知不知大概有多少？

彭：很多的，大概一半啦；又有客家人、又有鶴佬人、又有本地人，甚麼人都有的。

呂：由以前到現在都是大概有一半住客是鶴佬人？

⁹⁴ 鄰敏玲，曾太鄰居，也是以前我父親的鄰居。

彭：是呀。現在鶴佬人跟本地人都差不多啦。

呂：訪問到此為止，謝謝。

[訪問二完]

訪問三

訪問日期：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訪問地點：迦密柏雨中學

訪問者：呂明慧（呂）

受訪者：莊李玉芬太太（莊）

莊李玉芬太太是以前在大元邨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鶴佬人（1980-2001）。

對話內容

呂：莊太妳甚麼時候住大元邨的？

莊：應該是讀幼稚園的時候，就上來大元邨住了。

呂：即是那時大元邨建成，你們就入去了？

莊：我聽媽媽講就是了，落成不久就入去住了。

呂：哦。那你們原本是住哪兒的？

莊：那時好像是住在魚角安置區的，即是現在富善邨那一塊地方。

呂：那搬入來的時候你們是跟誰一起搬的？

莊：你意思是我家庭成員？

呂：除了妳一家之外，還有妳親戚那些呢？

莊：我父親那邊的親戚主要都是住大元邨；即是我阿叔、伯父們，主要都是住大元邨的。

呂：那其他呢？

莊：可能還有一些疏堂的，但那些不懂。

呂：即是沒住在大元邨的親戚原本都不是住在魚角的？

莊：這個就不知道了。

呂：那麼你們剛搬進來時環境是怎樣的？有沒有一些印象或者聽別人說……

莊：因為那時我還小，所以不很有印象；但比起魚角安置區的衛生情況會好，譬如獨立的洗手間及廚房。最深印象就是那些了，沒有太多其他片段。

呂：那麼莊太你何時搬走的？

莊：我們零一年搬離開大元邨的。

呂：那時為甚麼要搬走的？

莊：那是因為政府出了資助綠表的居屋人士去自置物業，我父母就參與了那個計劃，所以就拿了政府的津貼，買了另一個地方，我就跟他們一起搬走了。

呂：那時只是你們這個家庭搬，還是整群親戚都離開的？

莊：只是我們這個家庭搬而已。

呂：那麼你們之後還是住在大埔嗎？

莊：還住在大埔的。

呂：那你們住大元邨的時候跟你們的親戚住得近嗎？

莊：大家都是住大元邨，不過不同樓宇；跟拉叔——即是我爸爸最小的弟弟——就住同一幢大廈，但不同樓層。

呂：你們搬進來大元邨住，那麼鄰居多數是甚麼人來的？

莊：我們那層樓都是住本地人——我們叫本地人，因為我們是鶴佬人來的——就本地人多的。譬如我們那條巷，只有三戶是鶴佬人，十幾戶都是本地人。

呂：其實你們怎麼認出他們是鶴佬人的？

莊：我不是從外貌認，是從他們的方言；因為他們說鶴佬話——即是他們自己用的語言。一聽他們說這些說話就知道他們是鶴佬人。

呂：那麼他們懂廣東話嗎？

莊：懂。

呂：知道甚麼時候學會的嗎？

莊：我不知道他們甚麼時候學會的……

呂：但他們都說得很純熟嗎？

莊：是的。他們跟本地人溝通完全沒有問題的。但當鶴佬人自己走在一起是就喜歡用鶴佬話談天。

呂：鶴佬人搬進來後的生計方式有改變嗎？

莊：未上樓之前他們是捉魚的，我爸爸跟我爺爺都是捉魚的；但在上岸後，住魚角那會兒都不捉魚了——我爺爺，我叔叔和我伯父都不再捉魚了，就找工作做。所以我爸爸那邊的親戚都不會是捉魚維生。

呂：那有沒有說多數做些甚麼工作之類的？

莊：他們那時通常做地盤，因為他們漁民出身，夠體力。

呂：即是比較多親戚及鶴佬人都是做地盤的工作？

莊：我認識的就是如此。

呂：那麼女人呢？

莊：女人通常都不工作的，就做家庭主婦；譬如我伯娘、我孀孀等等，都是家庭主婦來的。

呂：是不是在之前男人捉魚的時候她們已經是家庭主婦？

莊：是的，因為要照顧小孩嘛。

呂：哦，所以搬了上來都是這樣了。

莊：是的。

呂：那你們飲食有甚麼特別嗎？

莊：餐餐有魚。

呂：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小食的？

莊：我們又沒有甚麼很特別的傳統小食的，不過過年就會有很多海鮮，因為他們愛吃海鮮，又很懂得吃，又懂得挑選，所以他們就會弄很多海鮮。

呂：即是他們以前到現在都很喜歡常常吃海鮮的？

莊：是的。

呂：那麼鶴佬女人豈不很懂煮海鮮？

莊：是呀，都很會的，我媽媽烹飪都很棒的。

呂：即是尤其節慶就會多煮海鮮。

莊：是呀，沒錯了。

呂：那你懂煮海鮮嗎？

莊：我不很會。

呂：但你媽媽那一輩就會很懂煮。

莊：沒錯，很棒的。

呂：那你們婚俗方面有甚麼特別？

莊：有甚麼特別呢，我想都是有一個撐龍船去接新娘的儀式。我問過媽媽為甚麼要在陸地撐龍船，她就說以前他們是漁民的時候呢，就真的撐船去新娘家中接她的，只不過他們變了在陸地生活，上岸以後，想保留這一種傳統，就會「人肉撐龍船」這般。其實是一種傳統的保留，亦是一個很開心的宗族活動，男男女女都會一起去玩的。

呂：他們男子都會去撐龍船的嗎？

莊：我的堂哥、阿叔等等都會去撐龍船的。

呂：那他們有說為甚麼想保留嗎？

莊：他們覺得是接新娘嘛；以前是駛船出去接新娘，現在都要接新娘的，但就用了陸地的龍舟接新娘，歡迎她。

呂：你們是在魚角時已經這樣做的嗎？

莊：我不知道，因為那時我太小了；但我堂哥結婚都有的，我弟弟結婚都有的。

呂：那你結婚有嗎？

莊：我結婚都有的，不過反而女兒出閣就不一定要有。但兒子呢，因為一定要接新娘回來所以一定有。

呂：那你們是如何籌備的？

莊：他們會在很早之前問人租借很漂亮的頭飾、圍裙，和撐船用的木板——是可以借的，有外借服務的。至於他們問甚麼人借，和那些收費呢，我就知道了，但我知道是借的。有時想漂亮一點，他們就會自己特意造一些像制服的衣褲，讓撐船的呀姨、呀嬸一起穿，整支隊伍就很漂亮了，很整齊。

呂：妳剛提到撐龍船的制服，其實是誰造的？

莊：譬如我兩個弟弟結婚，我媽媽就跟親戚一同上大陸去深圳剪同一塊布給親戚，之後就度身訂造。

呂：哦，即是他們自己去深圳……

莊：是呀。

呂：是他們自己縫製的嗎？

莊：他們去深圳找製衣店造。

呂：即是訂做的。

莊：是呀，因為會便宜一點，所以就上深圳。

呂：鶴佬人的頭飾、衣裝，是否本身都是這樣的？

莊：最傳統那種其實都不變的，梳髻、插髮簪那些都沒怎麼變；但若果撐龍船想漂亮一點，就會外添……他們覺得漂亮就會用。

呂：即是他們以前在船上的……

莊：如果你說他們以前最傳統那種，就是會梳髻插簪，我都見媽媽弄過。

呂：那他們訂造的制服，訂造完之後就放在家？

莊：制服就是屬於那個人的了。譬如我弟弟結婚，我媽媽就找了一些阿孀、堂姐那些人幫忙，那套衣服就當是送給她的了；媽媽自己出錢的。

呂：是不是大部分鶴佬女人都有的？

莊：我想好多都有的。

呂：如果是外面嫁進來的呢？

莊：外嫁進來的話，如果她一起參與撐龍船就會有。

呂：其實你們撐龍船都動員很多人的，

莊：是呀。

呂：會不會不夠親戚的？

莊：都不會的，多有多撐，少有少撐而已。看條龍有多長而已。

呂：你們的衣裝，為甚麼男子沒有的？

莊：都不是的，譬如我堂哥和阿叔那些，都會穿些很漂亮的、很閃的背心撐龍船的，都有的。

呂：這些背心也是他們傳統嗎？

莊：不是；租借服務那兒可以借的。傳統上他們不插手的，現在可能覺得挺好玩，就一起玩。

呂：妳剛才提到你們想保留撐龍船的傳統，但其實你們都不介意改變——譬如剛才所說的背心呀——其實都不介意改變的？

莊：他們不介意，最要緊就是漂亮、開心。

呂：那你們在娛樂方面有甚麼特別嗎？

莊：鶴佬人的娛樂呀……我不是很熟他們，所以不知道他們有甚麼娛樂；我自己跟親戚不是很熟。我知道有的可能會賭錢、打打麻雀這般；都是這些。

呂：你們鶴佬人是特別喜歡賭錢的嗎？

莊：我猜又不是的；但如果你問我我又不常跟他們一起所以不很知道他們是否常常賭錢。

呂：哦。還有呢，你有沒有看見過大元邨的鶴佬女人玩一些很長的紙牌？

莊：是呀，那些紙牌；這也是其中一個那些婦女的娛樂。

呂：知道那些是甚麼來的嗎？

莊：我問過，但不很知道是甚麼來的。

呂：鶴佬特有的一種紙牌嗎？

莊：不知道是不是呢？不過都見很多鶴佬女人玩的。

呂：這是因為她們直至現在還是家庭主婦？

莊：是呀，大部分玩的都是家庭主婦。

呂：不過到了你們這一輩都會出去找工作的了。

莊：是呀。

呂：那你們有甚麼特別節日的嗎？

莊：我自己就覺得沒甚麼特別節日是單單屬於鶴佬人的，祇不過是譬如傳統的清明節，他們都會去掃墓……有一個不知道甚麼節呢，忘記了……孟蘭節還是……呀，天后呀。天后誕時每一個家庭都要湊錢在風水廣場起戲棚，就請人來做戲——其實就是鶴佬宗族湊錢的。

呂：只是鶴佬這個族群湊錢的嗎？

莊：我知道鶴佬一定有，但不知道其他宗族有沒有。

呂：是因為他們以前打魚所以特別重視天后嗎？

莊：我想是的。

呂：可以不湊錢的嗎？

莊：我想很難不湊錢的。我見我爸爸都會湊錢。

呂：你們有其他節日都要湊錢的嗎？還是這個例外？

莊：可以這麼大規模收錢，印象中只有這個節日而已，其他就沒有了。

呂：剛才說到你們清明去掃墓，是怎麼一回事的？

莊：因為我們的祖先——我爺爺嫲嫲那些呢，是安葬在一個山頭的，所以他們去掃墓就會上那個山頭去掃。他們是土葬的。

呂：你們掃墓是不是整個家族很多親戚都去的？

莊：是的，譬如我爸爸這一輩，叔父輩就一定要去，都很大堆頭的。

呂：你們租車還是自己乘車的？

莊：怎樣去呀……因為我太久沒跟他們一起去所以不知道他們用甚麼交通工具……可能乘計程車、坐 van 巴 van 仔……不記得了，太久了。

呂：掃墓是不是男子一定要去，女子就去不去都行的？

莊：其實漸漸都不是了，我想男丁都要緊啦，譬如爸爸這些輩份較高的就一定要去。

呂：若果譬如不幸你爸爸死了，你這一輩是不是就一定要去？

莊：我想是的，都要承擔……但都是男丁，譬如我弟弟那些人承擔得比我多。

呂：他們現在會不那麼重視掃墓呀，那些傳統嗎？

莊：都不會的。

呂：都很重視的？

莊：是吧。

呂：那你們這一輩呢？

莊：我就不是很重視，哈哈。

呂：為甚麼呢？

莊：我的信仰啦，我覺得；若果掃墓是要燒一些東西給先人，這不是我所認同的東西。⁹⁵

呂：那你弟弟那些人去不去的？

莊：我不知道他們去不去。

呂：鶴佬人傳統是不是信佛教還是……

莊：會拜神，拜菩薩。是不是叫信佛我又不覺得很是。

呂：他們是不是拜菩薩、天后，這些的？

莊：是呀，總之拜菩薩啦；都會入廟的。

呂：會不會特別迷信的？

莊：唔……是不是特別迷信呢……我想如果我們這樣看就會覺得他們迷信的。

呂：但這都是你爸爸那一輩的事。

莊：是。

呂：即是到你這輩就已經不怎麼在意……

莊：譬如我的堂哥堂姐，我不覺他們有很多這些活動；但他們都不抗拒去求神問卜的。因為他們又不是基督教信仰。

呂：即是因為他們有外來——他們上一輩叫他們拜神——，他們又不抗拒，所以就拜了。

莊：我想是吧；我沒問過，但據觀察是。

呂：不過都是你們上一輩才會重視拜神這些事。

莊：他們會很緊張。

呂：有沒有說緊張得怎麼樣的，譬如。

莊：要張羅的。譬如清明要掃墓，這麼多人，真的要去安排打點。譬如爺爺嫲嫲過了世，有個「神位」，那個神位就是每年——爺爺嫲嫲有五個兒子，就會每年去其中一個兒子那裡安置那個神位；所以就是輪着每一年有一家人好像要做主這般。所以一定要為這些事情張羅。

呂：但這些事都很麻煩的。

莊：……很大堆頭。突然間有一日很多人在你家中出現，要吃那頓飯……那頓飯以前一定在家裏煮的，慢慢現在都轉變為在酒樓吃就算了，因為都真的很大堆頭。

呂：即是他們搬神位的時候要吃飯？

莊：因為掃墓嘛，所以掃墓之後都會一起吃頓飯。

呂：以前你們在家中煮飯是不是婦女煮的？

莊：沒錯。

呂：男人就等吃飯。

⁹⁵ 莊太是基督徒。

莊：沒錯。

呂：他們會不會常常拜天后廟？即是風水廣場那個。

莊：我不覺我媽媽常常去拜。

呂：過年過節的會不會去？

莊：以前……都是過節才去一去。過年都不聽說拜神。

呂：是不是因為他們以前打魚，覺得天后靈驗？

莊：我沒聽我爸爸口述覺得很信天后……因為他們現在信一個宗教，叫做佛教，所以他們都不是很多這些拜菩薩的活動。

呂：即是你爸爸他們信佛教。

莊：是啦。

呂：他們以前都已經信的了？

莊：其實是我祖母——即是我媽媽先信佛教，當時爸爸還未信；我媽媽又信；之後我爸爸就跟了我媽媽信了。

呂：哦。那他們拜佛有說求些甚麼的嗎？

莊：求的都是希望家人健康之類的。

呂：即是都是會幫親戚求平安。

莊：是呀。

呂：你有沒有覺得鶴佬人有甚麼特別的價值觀、性格之類的？

莊：……鶴佬人都挺團結的。有事要幫忙時都好肯去幫手。

呂：譬如呢？

莊：譬如有喜事，我弟弟結婚，我阿叔、堂姊、阿孀呀都會幫手；譬如說扒龍船呀，還要吃很多頓呀，那些人都很樂意幫忙，很盡力幫忙；白事都是啦，譬如遇到有親戚過世，要支持呀，或要幫手辦喪禮的事呀，都是很盡力去幫。

呂：哦。你們結婚時煮很多頓呀？

莊：吃很多頓。

呂：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嗎？

莊：是的。

呂：那你們有沒有甚麼特別的菜，還是都是平時那些？

莊：結婚吃很多頓那些都是吃得豐富——我不知道有沒有特定，但總之是吃得豐富。級數只比飲宴差一點點而已。

呂：在家煮的嗎？

莊：現在都不是了；現在都是上酒樓吃的了。

呂：以前在家煮？

莊：以前在家煮的。

呂：夠位嗎？

莊：所以以前譬如他們住公屋，走廊和升降機大堂就會很壅擠，可能開張桌子讓小朋友吃飯，是非常之熱鬧的。

呂：你們會在外面煮食嗎？
莊：有沒有試過在走廊煮食呢……都沒有的。
呂：為甚麼你們近期會上酒樓吃飯的？
莊：因為其實煮食都是靠我媽媽那一輩，她們年紀又慢慢大了，又覺得在一個人家庭裏弄這麼多東西都很煩，很烏煙瘴氣；慢慢就，不如上酒樓更方便啦。
呂：那現在你們結婚要吃很多頓，那「很多頓」都是在酒樓吃的？
莊：是呀，都是在酒樓吃的。
呂：那會不會花費都很大？
莊：是的，都要用很多錢的。
呂：親戚有困難的，會不會幫手？
莊：會。
呂：譬如呢？
莊：譬如真的給錢，但就不是募召，是個別你自己知道那些人的需要，個別關心這樣。
呂：會否因為你們都很重視節慶、掃墓這些，所以會特別團結呢？
莊：我想他們都是重情義的人，所以都會關心一些認識的親戚的情況。鶴佬人其實又不是很有錢，大家都是打工仔而已，所以知道有人有需要都會儘量幫助。
呂：妳知道不知道他們以前在水上是否已經是這樣的？
莊：不知道。
呂：你們鶴佬人這樣互相幫助是只是對親戚如此，只是對鶴佬人如此，還是對所有人都如此？
莊：我又不知道他們對其他人是怎樣，因為能接觸到的範圍都是親戚的事情；他們對親戚大體上都是肯幫手的。
呂：會否是你們鶴佬人都比較重視家族關係呢？
莊：會。因為以前其實是大家族來的，在船上那時叫「未分家」，即是都是爺爺嫲嫲作主，共用的；大家交家用給爺爺嫲嫲之後呢，飯就一起吃，要錢就問爺爺嫲嫲拿。到後來分了家，阿叔、爸爸和伯父他們的關係根本就很緊密的。譬如阿媽又幫伯娘照顧過她女兒，媽媽（以前）又有份照顧堂姐的——會是這樣的關係。
呂：你們未分家之前住在一條大船上嗎？
莊：都不是住一條大船上的，很多親戚，住不了的。但反正就是爺爺嫲嫲作主。
呂：你們鶴佬人特別大家族的嗎？
莊：因為是漁民，所以都是多生的了。一定不是一個起兩個止。我爺爺嫲嫲有八個兒女。
呂：哦，那你們甚麼時候分家的？
莊：我聽我媽媽說，到搬上樓才分家的。
呂：你們搬上樓才分家的？

莊：在魚角安置區時應該還未分家的，因為我媽媽說我爸爸的收入還是全數給我祖母的，我祖母就會好像中央集權般分配家用。

呂：上了樓，你們分了家，所以你這一代的家族關係也不那麼緊密。

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但分了家至少財政就自己一家管自己一家的事；我們的生活方法跟他們又不很一樣，譬如我們三兄弟姊妹都是讀書的——都努力學習，所以我們會比較多時間關注學業，但我伯父的堂哥、堂姊，可能當時學習條件不那麼優越，他們會比較早出來工作——不同的家庭狀況。

呂：你堂哥堂姐教育條件和你差這麼遠，其實為甚麼會這樣的？

莊：他們真的比我大很多的；我大伯父的大兒子——我叫堂哥，但其實可能比我大二、三十年的。所以當時香港社會的環境都差很遠，所以他那代，我對上的堂兄姊，接受教育的機會都不是很多。

呂：會否因為他們以前在水上住，所以如此呢？

莊：我大大堂哥以前真的住船上的，上岸時就有機會接受小學教育，但……反正就覺得和他們接受教育的程度有分別。

呂：那你們會很重視輩份嗎？

莊：會，很重視，要很講尊卑。

呂：譬如呢？

莊：譬如看見長輩一定要稱呼。

呂：有沒有說吃飯要叫人，否則甚麼甚麼的？

莊：要的。其實吃飯本來就是阿叔阿伯，他們男人一桌，那就是男人桌；然後阿孀、阿伯娘那些，這類位份的會一起；堂姐呀，我們這些同輩的就一起。

呂：這個是未分家之前的事？

莊：未分家時我不在，不知道；我是指我們有家族活動的話就會這樣坐。

呂：那你知道為何他們如此重視輩份嗎？

莊：不知道呢？

呂：那不計親戚，鶴佬人與鶴佬鄰居的交往會否比其他鄰居多的？

莊：我想他們都會的。因為他們的關係，說那個那個疏堂甚麼呀，像總是有一些關係似的，所以走過，這個又可以叫阿姨，那個又可以叫呀叔；我父母就會對這些關係熟悉一點。

呂：即是你們都不是很知道。

莊：不是很知道的了，照着叫而已。

呂：那麼現在有些家族活動的時候呢，你們或許有的結婚了，有的搬走了，你們在哪兒集合的？

莊：就在那個地方。譬如親戚結婚，就去酒樓見。

呂：如果是平時，沒有甚麼親戚特別的呢？

莊：我很少參與他們的活動……

呂：譬如新年，過節那些。

莊：如果新年呢，會有些類似團拜的東西；譬如那一年我堂哥或堂弟結婚，就會幾個親戚說，不如一起喝茶，吃頓飯啦，就會有些類似團拜的東西，不過就不是年年都有。

呂：那麼你父母認識的鶴佬人有多少是仍然住在大元邨的？

莊：唔……還是大部分留在大元邨的。

呂：祇不過是你們走了。

莊：爸爸最親那撮就有個阿叔搬去了天水圍，我們又搬離了大元邨，其餘的還是住在大元邨。

呂：哦。即是大元邨還保留了很多鶴佬人。

莊：是呀。

呂：那裡的鶴佬人兒女結婚時會搬走嗎？

莊：我的堂兄姊都是會自己搬出去的。

呂：即是現在大元邨的鶴佬人就以老一輩為多。

莊：沒錯。

呂：你們如此重視輩份，會否在活動時多數去大元邨？

莊：其實活動都可能是飲飲食食而已，不過都會就近大元邨，可能都在附近的酒樓處理。

呂：鶴佬人的生活圈子都比較多是接觸鶴佬人還是其他人？

莊：我父母的生活圈子都是鶴佬人為多的。

呂：但到了你這一輩就沒有甚麼特別？

莊：我就不是了，我兩個弟弟都不是。他們的朋友圈都不是鶴佬人為多。

呂：為甚麼你們上一輩會認識特別多鶴佬人的？

莊：那親戚關係都重要，可能是這個原因。

呂：那麼他們跟一些非親戚的鶴佬鄰居會特別熟嗎？

莊：若是我的家庭，我又不覺他們特別熟；我們跟本地人的關係都很好。

呂：那麼鶴佬人與非鶴佬人的關係有沒有甚麼特別？

莊：以我自己跟同一層的街坊相處又不覺有甚麼特別。

呂：即是你們跟鶴佬鄰居——非親戚的，與非鶴佬鄰居相處都差不多。

莊：是呀，反而有時可能與本地鄰居會更要好：因為恰巧我對面的鄰居是兩個鶴佬老人，家中相對沒那麼乾淨，反而本地家庭就打理得很乾淨，我們就會去他們家中玩，沒有去鶴佬鄰居家中玩。

呂：即是其實都沒甚麼所謂的。

莊：是呀。

呂：你們作為鶴佬人，是怎樣看自己這個身份的？

莊：我會說自己是鶴佬人，但我又不覺得我須要延續這個身份。

呂：妳會說鶴佬話嗎？

莊：很少鶴佬話。還懂聽，但就不很會講。

呂：哦。但你上一輩及以上的是全部懂聽懂說的。

莊：沒錯。

呂：如果到了妳兒子那一輩就不懂了。

莊：不懂了。一兩句吧。

呂：你教他嗎？

莊：我沒有刻意教，但我媽媽會講講。那些是很簡單的說話，我們平時在家都不會用鶴佬話溝通。

呂：只是間中才說。

莊：是呀，可能是逗笑才說，可能只是說「食飯」之類的。我就真的沒有意識要跟小朋友說鶴佬話。

呂：即是你覺得不延續這個傳統都沒所謂的。

莊：是呀。

呂：那你們上一輩怎樣想呢？

莊：他們對於譬如我已經不懂得說鶴佬話又沒有甚麼的，有時我嘗試說，反被他們取笑說，「不知道你在說些甚麼」呀。我曾經想學好鶴佬話，跟他們傳福音的；但發覺很難學，因為傳福音的內容的文字，很難在鶴佬話中找出對應的。所以就沒怎樣想刻意學習。

呂：但他們用本地話都沒有問題的。

莊：沒有問題。

呂：那麼你可以用本地話跟他們傳福音。

莊：是呀，可以，所以這都不是很迫切要學的。

呂：那你覺得大元邨的鶴佬人有對大元邨造成甚麼影響嗎？

莊：我想不是很認識鶴佬人的本地人，有時看見他們聯群結隊會有點怕他們；加上他們不知在講甚麼話，有甚麼內容；可能這種集結會令人不安，因為他們本來做地盤，曬，又黑實；但我想其實大部分都是善良的。

呂：那麼本地住客會否都覺得鶴佬人勢力很大的？

莊：不知道呢；因為我住那幢樓又不是很多鶴佬人，反而多本地人，那麼我想他們不是很感覺到他們被鶴佬人包圍。但某些樓宇就很明顯地多鶴佬人的……

呂：泰欣樓那些。

莊：是的，他們會感覺，哇，自己好像被鶴佬人包圍；我住那兒就不是。

呂：你們自己鶴佬人覺得自己在大元邨的勢力很大嗎？

莊：我不覺；我以前在大元邨又沒有這樣去想。

呂：即是你們都沒有特意去分別身份。

莊：是呀；其實我不是很覺得這個需要很鄭重……總之我有個這樣的身份，就是如此。

呂：那你覺得鶴佬人在大元邨會否令大元邨有甚麼特別？

莊：可能有的鶴佬人未必很乖；有時會聽媽媽說可能有些親戚的兒子吸毒呀，或者有些人可能是黑社會呀；我想我自己都會小心鶴佬人會不會是不那麼乖的呢，這般。譬如在街上看見一些集結的人，因為我聽得明白他們說甚麼，都會留意一下。

呂：鶴佬人不乖的機會特別大嗎？

莊：我不知道如何比較，因為我又不知道我有多少親戚學壞了，多少本地家庭的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又學壞了；但你問我有沒有親戚學壞，就真的。

呂：那些是哪一輩的人呢？

莊：我堂阿哥那一輩。

呂：你有聽過「刮面」這東西嗎？

莊：用線那些……

呂：是……

莊：有呀。

呂：是怎樣的？

莊：好像是拿條線在面上掃過這般，他們說弄完後臉上的毛孔會漂亮點。

呂：鶴佬人多做的嗎？

莊：這是她們的美容，我小時候都見過我媽媽這樣做的，有人幫她做的；但之後都沒有這些。

呂：即是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莊：是呀。

呂：這是鶴佬特有的嗎？

莊：不知道是不是呢，我又沒有問其他人。

呂：那你知道幫你媽媽刮面的是鶴佬人嗎？

莊：是呀，是我伯娘來的。

呂：你媽媽懂弄嗎？

莊：她好像說她懂。

呂：是不是他們那一輩很多人都懂的？

莊：是呀。她們刮面是美容，像我們用洗面膏洗面般。

呂：你們這一輩懂嗎？

莊：不懂了。

呂：那麼你們鶴佬這樣多親戚，有沒有說如何聯絡的？

莊：如何聯絡……會打電話問候；譬如爸爸有時都會打電話問候伯父；這些。

呂：他們沒事兒都會打電話問候別人的。

莊：是。關心一下，這般。

呂：那麼他們有的節慶很大鋪張，會否有甚麼聯絡的？

莊：紅白二事就一定要聯絡；你說有沒有甚麼節慶，剛剛說清明啦，或者是爺爺孃孃生忌呀……都好像沒有，都是靠清明。

呂：你之前講到去內地訂衣服；內地那些人是原本都認識的嗎？
莊：不是的，她們去到羅湖城就看哪一檔手工好，就去訂製。
呂：店裏的人懂弄的了？
莊：是呀，是呀。
呂：你有聽過有些鶴佬女人在街上炒米粉嗎？
莊：她們弄米通。有見過。
呂：那是怎樣的？
莊：過年前，她們會自己找個大爐，用木材燒火；很大陣勢，你可以給錢她們幫你弄米通的。
呂：甚麼時候才弄的？
莊：過年前。
呂：過年吃？
莊：是過年吃。
呂：是哪些人炒的。
莊：都是一些婆婆、孀孀。
呂：都是你們上一輩的鶴佬人。
莊：是呀。
呂：到了你們就不會這樣。
莊：我想我不會了。
呂：為甚麼她們要在街上弄的？
莊：她們懂弄這些；但在家不會這樣生火，覺得很危險；我聽媽媽說，有的人就會在公共屋邨的走廊，等升降機的空地那兒弄。後來可能不允許吧，她們就幾個在公園的角落弄。
呂：是多少年前的事？
莊：我上一次看見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呂：家裏的爐弄不出這種效果嗎？
莊：她們喜歡木材燒的火，覺得比較好吃吧。
呂：她們還會弄其他食物嗎？
莊：如此大規模，要出街的就應該沒有了。
呂：但米通都不是鶴佬特有的。
莊：不是。
呂：但他們過年就特別會弄這種食物。
莊：是呀，媽媽都會預備這些食物。
呂：他們以前一向都是過年吃米通的。
莊：是呀。
呂：有沒有甚麼其他過年的特別食物？
莊：媽媽會弄茶粿——她很會烹飪的；還有些發糕。

呂：甚麼是發糕？

莊：發糕是把麵粉混和黃糖，然後蒸，讓它自己發至開口。他們覺得發得越多，開口越好，那一年就越發。

呂：哦。

莊：她們會弄這些家裏都能弄的食物。

呂：她們以前都弄這些的？

莊：我媽媽會弄。

呂：是否她們那一輩特別會弄這些東西？

莊：會弄，是呀。

呂：但都了你們這一輩就不懂了。

莊：是呀，我又沒有去學。

呂：你們的茶粿有甚麼特別嗎？

莊：沒甚麼特別的。

呂：有沒有蘿蔔糕那些的？

莊：不是她們特別要弄的東西，但她們都懂弄。

呂：我聽講說有一 pek6（一堆）蘿蔔糕然後放進鑊中煎甚麼的……

莊：會有蘿蔔餅。

呂：那叫蘿蔔餅？

莊：他們是叫蘿蔔糕的，但就跟酒樓叫的一底底的蘿蔔糕不同。那是一些蘿蔔絲，然後混很多不同材料，例如蝦米這些很香口的東西。

呂：會否比較大牌勢的？

莊：對她們來說不是大牌勢的事情。

呂：會否一次弄的份量都比較多？

莊：這就不會是家常菜，可能在新年，需要才煮來吃。

呂：他們原本都是這樣慶祝的。

莊：是呀。

呂：即是現在大元邨的鶴佬人過年過節都會弄這些食物。

莊：對，還有這些食物的。

呂：妳剛才說到在街上炒米通，可以叫人幫你炒。

莊：是的，可以給錢他們幫你炒。

呂：是不是只要懂得找他們就可以的了？

莊：都可以的。本地人如果認識那些鶴佬人的話應該都可以的。

呂：不認識的就不可以？

莊：不認識的話你都很難貿貿然走過去跟那個呀嬌講。

呂：即是她們不是做買賣的。

莊：對，她們不是當一個很大的生意的。

呂：他們弄完之後呢？自己吃？

莊：是呀，因為過年嘛；他們也會送給親戚的。我媽媽可能都會叫人幫她打米通；可能她買了二百塊，就會送點給舅母，這般。

呂：會不會這個家庭送米通及親戚，之後其他親戚又送其他食物回來的？

莊：不一定有這些回禮；心意而已。

呂：你覺得鶴佬人特別花費嗎？

莊：都講面子。大時大節都想好好看看。譬如剛才我說我不覺得鶴佬人特別有錢，但一些大時大節就一定禮節做足。

呂：他們會否一來很重視這些傳統呢？

莊：我想都會的；畢竟是些很大的節日。

呂：但二來就是他們愛面？

莊：我自己個人的結論。

呂：知道為甚麼會如此嗎？

莊：我想愛面子又不是鶴佬人特有的；所以我又覺得都正常的。

呂：但你們在未分家以先是同吃同住這般，其實是沒有甚麼面子可言的；分家以後，都是那些親戚，但就會這樣。

莊：我不覺得鶴佬人特別重視面子；我覺得人都是重面子的。

呂：本地人對你們有甚麼影響嗎？

莊：他們對我們譬如撐龍船這些活動很感興趣。我們撐的時候很多人拿著手機在拍；我都不認識他們，但那些本地人覺得很有趣。

呂：會否你們剛剛搬上來的時候，本地住客都會覺得，咦，這班鶴佬人如此特別，都會覺得很新鮮。

莊：我想都會的；但之後都不再感到奇怪，因為都真的這樣生活。

呂：你們對這些眼光有所謂嗎？

莊：我想他們又不是覺得我們很差的。但當然我們都吵鬧，所以就體諒一下。

呂：即是雖然他們覺得嘈吵，但都會體諒。

莊：譬如他們知道，呀，你們結婚呀，開心事，都會明白。

呂：你們白事有甚麼特別的儀式嗎？

莊：最近的日子我都甚少去親戚的喪禮。其實沒有甚麼特別儀式，都是會多用道教的方法處理。

呂：但他們信佛。

莊：因為他們想打齋超度。

呂：其實鶴佬文化到了你們這一代已經比較淡化。

莊：是。

呂：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嗎？

莊：如果我呢，我覺得很明顯是跟信仰有關。另外就是因為學習歷程，焦點放在了學習上；之後到工作，很明顯工作性質就跟他們很不同。我會覺得我跟他們是抽離的。

呂：你這一輩的其他人都有這個感覺嗎？

莊：我想我的堂哥堂姊還 attach to (從屬) 那個文化的。但我、我弟弟……我們這個家庭是抽離的。

呂：但會不會是因為——為甚麼他們迷信，因為他們打魚嘛；為甚麼他們做地盤，因為他們教育不太好——會否因為你們的經歷與上一輩已經不同呢？

莊：可以這樣歸因的。

呂：因為你有記憶開始都是在大元邨呀，和搬出來之後，所以經歷就跟普通本地人差不多。

莊：我覺得是的。

呂：因為你們經歷不同，所以鶴佬文化就傳承不了。

莊：還有我不覺得這個文化有甚麼要緊，非留不可。

呂：你兒子結婚時還會有撐龍船嗎？

莊：我想到我兒子結婚，我不覺得很需要這儀式；但不知道會不會覺得「開心一下都無妨」。但我一定不會覺得必定要有。

呂：裝束這方面你們下一代鶴佬會否有自己一套傳統衣服？

莊：可能會覺得很漂亮，幫她們造；但是否因為傳統……現在不夠膽講。

呂：即是多數都是因為覺得有趣。

莊：是的。

呂：但其實你們不會弄小孩子衣服的。

莊：不會。

呂：即是到大了才有傳統衣服。

莊：是。

呂：訪問到此為止，莊太謝謝妳。

莊：好呀，謝謝你。

感想

感：

終於完成是次報告，實在感觸良多。記得剛剛跟胡 sir 報名參加時，胡 sir 跟華哥都說，我要不要多找些同學呀？他們暗示，一個人是很難完成報告的。但由於我不擅與人相處合作，還是決定自己獨個參與。而我邀約莊太訪問時，她也不由得說一句，「吓，一個人做 project，很難很辛苦的」。所以由始至終，我做這份報告都是兢兢業業的，一方面嘗試挑戰自己的能力，對自己忠心，另一方面很擔心報告不能如期完成，會功虧一簣。

「大元邨的鶴佬文化」，這是個饒有興味的題目，但一開始搜集資料，就發覺找不到有關鶴佬人的專著（有關大元邨的專著更不可能有）。我在沙田參考圖書館中看遍所有「香港資料特藏」的書名，挑出有關的書籍翻閱，花了整整兩天（十數小時），才記下可能有用的資料。訪問的時候，我又擔心會否到頭來搔不著癢處，流於表面；曾太更是年紀較大（六七十歲），表述不很清楚，訪問時又有旁人插嘴；幸好最後我也尚算能問出個所然來。撰寫報告及打訪問稿時，最大難處就是時間的安排：林林總總的測驗及繁忙的課業及家務活兒中，要如何分配時間呢？但因為我在下筆前反覆思量組織內容，下筆亦很順利。

最後，終於完成這份報告，嘩，一看見自己數個月來的努力煉成這數十頁心血結晶，只能說，真感恩（ $\geq \diamond \leq$ ）。

想：

完成了整個報告，我發現原來近在咫尺的東西也有如此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值得深入探討。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說過：「要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歷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歷史的張本。歷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會，社會上所有則是現前的歷史，此兩者本應連系合一來。我常謂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裏面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在同一橫斷面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歷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剛產生的新花樣。……社會就是歷史進程的當前歸宿，社會是一部眼前的新歷史……我將戲謂之“無字天書”，一部無字的歷史天書。此外一切史書著作，只都是“有字人書”。有字人書的價值遠不能超過了無字天書……」⁹⁶錢穆先生強調研究當下社會對歷史的重要性及價值。又斐濟博物館教育處負責人卡爾帕納·南德(K. Nand)說，「文化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動態的、恒變的事物，它是一則故事、一首歌、一支舞，它從來不是一個讓參觀者透過玻

⁹⁶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如何研究社會史〉

璃來觀賞的、以物品形式呈現的『死物』。⁹⁷雖然在這次研究中我探討鶴佬文化，僅追溯至幾十年前鶴佬水上生活，但我也更深刻地體會到當下社會、特有的文化與歷史的微妙關係，以及文化實實在在的鮮活、精彩。

⁹⁷ 南德：〈後殖民地時期的斐濟博物館〉

鳴謝

- 1.曾太——接受訪問，提供很多有用資料，尤其是有關鶴佬人今昔的變化；又很緊張是次訪問，盡力作答。
- 2.莊太——工作繁忙仍撥冗接受訪問；生病了，聲音不好仍盡力作答，提供很多有用資料。
- 3.徐生——工作繁忙仍抽空接受訪問，又提供很多有用資料，很健談；作為第一個受訪者，很重要。
- 4.吳耀華老師——很用心指導我報告方向及提供經驗參考；很放我的報告在心上，又鼓勵我。
- 5.胡樹昌老師——甚麼時候都願意指導我及解答我的問題（即使是假期）；又給我很重要的鼓勵、肯定及支持。

♥ 衷心感謝你們 ♥

